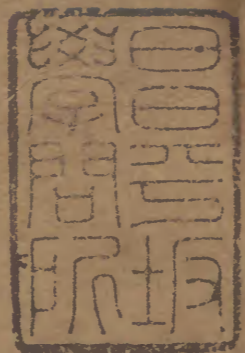


揚州府志



		九	漢
	一	〇	書
	一	八	門
〇	四	三	
冊	架	函	類

庫	文	閣	内
九	九	〇	漢
〇	〇	八	書
八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82	
冊數	10 (2)		
函號	292	33	

九之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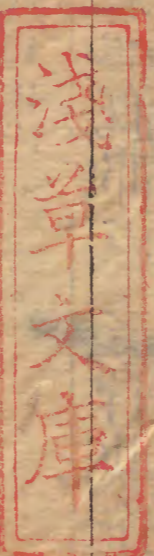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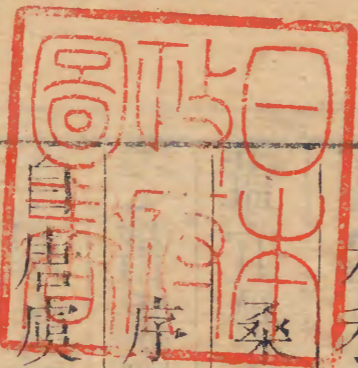
揚州府志卷之九

水利

桑田靈雨黍谷陽春流風雖渺渠度未湮經營有序樂利維均我疆我理粒我烝民作水利志

自唐虞之世濬畎澮距川為烝民水利之始周官遂人

氏掌邦之野溝洫川澮法制甚詳迨阡陌既開古制不復善為治者因川澤之勢疏導蓄洩以備水旱雖時有不同事非一例皆與水利以益民生也揚郡地介江淮為鹽漕轉運之通津西北地多岡阜距水稍遠而東南窪下匯為湖蕩者環繞於高興寶泰之間講求水利必



使上流之隄防鞏固下流之河道疏通注江注海咸適其宜國計民生兩有攸賴則水之爲利大矣否則害且乘之利何有哉昔司馬遷作河渠書多言引水溉田事而以防河導河始終之是古今之水利必與河渠相表裏揚郡河渠旣悉紀其名目而因河渠爲水利者高原下隰各隨地勢準今酌古事在人爲是以采之輿論稽之舊乘略舉大概另著於篇至前人章奏條議雖未必盡宜於今然一時規畫皆具灼見未可遽湮仍附錄於州縣之後俾留心河務者得備觀覽焉

江都縣瀕江地畝皆恃潮汐以爲灌溉郡中之膏腴產也沿江上下曰洲曰港初漲者稍可種蘆久則築土成圩及時播種居然魚稻之鄉然坍漲不一此疆彼界接壤參錯聚訟紛紜至所謂泥灘水影日滋爭競無所爲利也瓜洲息浪庵花園港一帶江湖沖洗水且逼城凡隄岸工程費帑金而賴保護者歲未嘗輟至縣東有大石湖漢太守張綱於東陵開渠引湖水以溉農田宋元豐中縣令羅適復爲經理興水利五十五處今雖不能盡考而張綱溝之名獨著引渠爲利猶可做而行也運鹽河之北有白塔河明陳瑄所穿以資漕運及移漕瓜洲改開爲壩河流日涸惟芒稻河距江甚近若運河水

溢啟閘洩之最為直捷或以為開啟則有妨轉運殊不
 知鹽河上下果循三年一濬之制則河底蓄水自淡商
 民均益遇泛漲時亟洩其有餘之水即可以保全甘泉
 下河唇齒相連之田地乃為長策他若裏河北岸土壩
 涵洞宜開宜堵俾遠近民田均沾灌溉又在隨時為之
 區畫矣國朝大學士王永吉修復芒稻河開座議曰
淮揚古稱澤國厥土塗泥最苦水患蓋因西北
地高東南地卑凡泗州盱眙大長六合五河虹縣等處
諸路山水共有七十二澗匯聚於山陽縣之洪澤湖而
清口當其衝如人之有喉項淮泗交會黃河復激射直
下阻其束入於海之勢而逼之南奔漕河淺狹不能容
受遂從淮之高梁澗周橋楊家廟文華寺等處泛濫於
寶應之白馬湖洸潑奔突總入於甃社湖周廻數百里
即高郵城西之珠湖也如人之有胃腹又灌注而南則
為高郵之南湖江都縣之黃子赤岸諸湖浩淼環吞

天浴日如人之有胃腸以上州縣皆受水地方非洩水
 瓜洲北至清江計程四百二十里一線漕隄收束甚緊
 中間別無宣洩旁趨之路來水無窮去水有限瓜洲閘
 座口面幾何遂足消導淮泗諸湖之水哉前賢熟察地
 勢於山陽之南一開涇河於寶應縣界首鎮之北一開
 子嬰河東北入於海以疏高寶之上流復於江都邵伯
 鎮之南鑿開漕隄造金灣三閘引水入於灣頭以東之
 仙女廟相近造芒稻河二閘東南入於江以疏高寶之
 下流法至備矣今涇河一閘湮閉已久近雖暫開殊有
 隱弊另有別揭詳述情由若芒稻河閘則自天啟六年
 改造徑將閘底增高水雖通行勢甚平緩較之舊閘所
 浪河水會不及十分之一二閘存實廢壅遏全河以致
 二十餘年高興寶鹽七州縣田沉水底歲歲包納錢糧
 自元年至今漕隄無歲不決築塞夫料費公帑數萬費
 民財數十萬屢經陳控無奈奸民百計阻撓下情不得
 上達道旁築舍年久無成廉得霸占閘座阻絕水利奸
 徒大約只有三項一則為公販私鹽之徒芒稻河去各
 鹽場極近鹽徒出沒甚多若出大河則關津盤詰官捕
 巡邏易至敗事今開水既平閘內是河閘外是江將空

船停待於開外私鹽窩屯於開內夜半更淡對開徑過
 既無搜捕詐勒之費又無波濤衝激之憂私鹽公販再
 無有直捷安穩於此者及遇士民具呈允修此開則駕
 言開門水急不便行鹽此等機關網商不知良商不知
 即走司中守分樸實之人墮其術中亦不知也一則為
 漏稅之徒南自江廣蘇浙而來如竹木松板茶葉紙東
 糖果等項北自膠州郟城沂莒而來如棉花鹽豬豆菜
 子芝麻梨棗等項若北入清口南進瓜儀納稅不貲今
 南從揚子江潛來芒稻河開外北從淮安之軋東溝廟
 灣鹽城之沙溝潛來芒稻河開內不分晝夜出江進河
 公然無忌術蠹地棍得受長例打成一片同做生涯不
 但七邑軍民遭其殃而關稅亦虧其額矣一則為占奪
 花利之徒芒稻河開外通大江地面甚闊甚遠先年開
 水一放附近官地曠土盡成水泊後因開門填塞數歲
 尋將開底改高洩水無多凡開水不到之處退出沙灘
 空地俱被豪棍築埂打壩占為已有始但收取菱芡繼
 則栽植菜圃久遂耕種禾稻矣惟恐水勢復大所以構
 結漏稅之徒百計抗撓占河為田肥家害眾固三尺所
 不貸也以上二項人但能暗中播弄圭使打點不敢出
 頭爭辨惟有公販私鹽之徒勾連黨類要挾眾商借口

開外奔騰鹽船恐遭覆溺其言似為近情聽者不覺贊
 動屢行屢止弊正坐此若果有礙於商何敢偏主此議
 今稽諸舊制參酌良規匪特顛覆可以無虞抑且波濤
 可以永靜考芒稻河開舊名滾水開先用大竿試探濤
 河應存水若干尺便足行鹽然後在芒稻河造開基址
 應存水若干尺便足行鹽然後在芒稻河造開基址
 之上打一水平做造開底如遇水小則水存留於開底
 之下遇水大則水滾出於開底之上當日之為行濤運
 鹽計固甚詳也今年歲既久漕河鹽河之河身頗多淤
 墊似當會集司道府廳州縣與司水衙門公同踏勘仍
 用丈竿探水淺淺另打水水平即以前水為開底凡開外
 攔河土壩盡撤之如是而長河水道仍不疏通七邑士
 民亦更無所歸怨矣諸商必曰開底改造水必洶湧船
 自東往西水自北往南萬一戲浪傷船干繫不小此自
 有兩全無害之法不費力不傷財可以久遠行之無弊
 者查得各省開率皆用開板可以不時啟閉此開原未
 設板莫如添造堅厚開板每開二槽增設開官一員開
 夫六十名凡空重鹽船撐駕近開即便停泊集至二三
 十隻或四五十隻開夫鳴鑼齊下開板浪靜風恬有開
 同於無開頃刻過盡照舊啟板放水通行即如漕白二

糧以及官民船隻凡到瓜洲濟寧臨清開口皆候下板
啟閉何獨鹽船遂以爲一刻不可停留乎官夫廩糧工
食鹽法中措給不難至於改開工料約算實亦無多不
妨派之七州縣倘或以加派爲不可則量動河工錢糧
數千兩以通淮黃之血脈以疏鹽漕之要津以救淮揚
兩府數百萬軍民之性命諒朝廷不惜此小費也况
絕私販之旁門則鹽課裕斷漏稅之捷徑則關課足爲
利更什伯倍徙乎宗觀淮揚上下流說曰治歸仁高
堰則淮揚之上流治矣然由高堰視之則堰其上流也
二十四湖下流也由漕隄視之則湖其上流也隄東七
邑下流也治隄以西之下流所以分其來之勢治隄以
東之下流可不多其歸之道乎昔人慮之審矣下流洩
水之大支有二曰山陽之南溼河所以達海也曰邵伯
之南芒稻河所以入江也又由板閘至小壩沿隄設有
減水諸閘四十餘而各場之海口如之苟啟閉以時成
規不易則至今可行所無事已昔之人但遠水之害不
因之爲利今人不恤水之害惟見水之利而圖利卽於
所害以溼河言前此之侵占無論已今不儼然開乎然
新口視舊狹尺許焉新基視舊高數尺焉開猶不開也
以芒稻河言之凡三十四里入江之口運鹽之道也今

不又開乎然必外河高內河下而後東流可放也頻年
以來挑淺不講焉閘基增高焉水之不能舍下而趨上
也明矣甚或障之以通鹽此大惑者也故溼河之不開
非難也開而高卑廣狹不循其舊之難也芒稻河之積
弊難破也知障之而不知濬之過也夫高其基所以障
水而通鹽運也障則鹽利而漕病七邑俱病何若濬之
淡自不待障之力而鹽與漕與七邑均利之爲得乎且
濬築之成規具在可按而行之此二者用力至省奏功
至易非如歸仁高堰之動國帑勞民力煩盈庭之議也
惟不鑿智自私踵昔人之法而力舉之不越三年上下
流之患永
底乃績矣

甘泉縣境西多岡阜與天長諸山接壤民間所謂西山
是也自後漢陳登築塘以興水利唐宋以來皆因之明
嘉靖中規制漸廢後遂佃塘爲田今山田多苦旱惟時
雨霑足斯稱有年矣運河以郡城通濟門外爲界沿隄

北去四十里為邵伯鎮隄即李吉甫所築平津堰宋張
 綸陳損之皆增築焉蓋上流自山陽高寶以迄邵伯凡
 窪下之地皆匯為湖每當夏秋水勢泛溢洪流東注寶
 應高郵邵伯三湖受黃淮之水邵伯一湖又受高寶二
 湖之水故惟邵伯為最險欲開昭關各壩則下河民田
 盡沒欲俟瓜儀諸閘注江則紆緩不能驟洩惟灣頭之
 下芒稻河閘十八里直達大江且閘下曠土無田畝廬
 舍為洩水第一捷徑雖河閘不隸於甘泉而閘之啟閉
 甘泉上下河以及泰州興鹽數百里之民生休戚係焉
 若水大則亟啟閘以保民田水小則閉閘以濟鹽運司

事得人公私均便甘泉水利誠無過於此矣

明知府王恕復修揚

州境內水利奏略曰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
 抵長淮別無源泉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
 湖身雖與湖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
 湖水消耗則河水輒至淺澀不可行舟若將河身比湖
 而濬深三尺則雖乾旱亦不阻行前項河道自南至北
 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
 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
 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又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
 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輒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
 濤洶湧損壞船隻漂溺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隄
 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濬三尺闊一十二丈起土以為外
 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
 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淺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
 風濤可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工可完每
 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
 築隄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閘
 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磚石樁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
 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

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艙客引商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價迥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造目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關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甸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閘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築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至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甄石外約用甄石椿木等料價值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眾臣雖嘗詢之於眾咸以謂若將此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利

知縣張寧議曰漕河

為南北咽喉蜿蜒千里而邵伯一湖尤漕河之險要者然其勢本仰受淮水之餘特以接運自黃水勢大淮不為敵不得遂其歸海之勢則轉而南下是淮上帶汝泗壽春之水跨高良澗武家墩過山陽高寶注於邵伯湖而湖口由高廟經揚入江者纔闊二十丈以二十丈之口欲洩全湖之水百不一耳以故桃花水泛業已岌岌涉伏及秋澁漾千頃波濤浸天西風噴激勢若倒海一線之隄何以為禦即具椿草人夫值風雨之夜雖身如精衛亦不能撼今之守隄者有歲修有決工有伏秋防守則歲無遺時矣有椿笆工有椿板工有磚石工有子埂工計無遺策矣然竟不能抵西風一浪也昔年論漕河之險者先高寶次邵伯而今之水大者莫如邵伯最難守者亦莫如邵伯蓋高寶昔因稱險障之則有西隄而內河成則湖分於外人由夾河中行不知有湖矣今邵伯一帶隄與水隣絕無外障以故水乘風勢其摧隄若蹴耳况估舟值迅風疾雨多蕩費淪身月且屢見是不可不急為處分也今之議有二一曰障之便北自露筋南抵馬家渡舊隄以東另築一隄又自馬家渡而南至八搭鋪舊隄以西另築一隄各接舊隄中作二閘成一夾河並如高寶之制費不過六七萬金而湖

隄可保無事况今決工則費萬金歲修亦不下二三千計十年之費可抵也一日疏之便今議疏漕者皆言自高廟由揚州至瓜渚皆開闢數十丈此淮水入江之正路然高廟瓦窰鋪民舍多逼官河其屋居卑朽即折不足惜第揚城東關折而南闔闔聯屬且轉運之鹽場在焉一經遷易不無廢業之嘆不若一意開金灣即三四十丈不為闢也蓋三十餘里入江此勢之最捷而洩水最易者也舍此二議而欲圖便易之說止有每歲帶修石工一百丈名為帶修而漕河西岸有露草處所擇有心計者委之多栽蘆葦野樹則可以障風破浪而泥渣漸次淤墊東隄亦恃以無恐矣 國朝給事中李宗孔修隄濟漕疏曰漕河自淮安山陽縣至江都邵伯鎮二百六十餘里河東有隄與河俱長即現在興工修補之漕隄是也隄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隄護七邑之居民障二百餘里之湖水水漲隄潰則糧艘存傾阻之虞居民有滄沒之患說者委之天災無可如何不知使有去路以宣洩之何致水聚為害乎謹按河水去路原有舊制東可入海南可入江查淮南涇河開乃水入海之去路若將此開淡漕兩岸增隄一逢水漲即行

開放則浩漫之勢自減乃開河以下皆係漕田河呈勢難專主地方官惟閉闢以圖保護迨水勢愈大愈不敢啟直至隄潰而七邑滄沒闢下田地利用為陸沉矣此河水不得入海之由也又查瓜儀雖有各閘惟芒稻河開出水甚速乃由泰州運鹽河入江之去路若將裏河開深數尺則水勢直注於江雖西河諸水泛濫此開如建瓴直下則隄自不致潰決矣乃運鹽河自明季至今久未開濬今於淺至極若一啟放鹽艘即為阻閣故隄東隄西哀號望救之日正諸商閉闢蓄水之時鹽課所關誰敢輕啟此河水不得入江之由也水不得入江海如養癰而不使外潰必致毒攻肢體矣我朝定鼎二十餘年隄凡六潰漕臣疏稱重運五十餘隻由湖冒險回空五百餘隻盡阻高郵開河臣竊憂之必將涇河等閘河底淤濬築隄衛田疏通海口使水注海將泰州運鹽河刻期開濬使水注江若年復一年不行開濬徒事修隄而望其不決是猶閉賊城垣中而欲以竹籬茅壁拒之也若洪水一發又不知傷民命幾何滄田地蠲錢糧幾何矣 御史徐越大挑運河疏曰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開鑿以黃河挾沙之水既奪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閘而內河淺隘水緩沙停數十年來運河之底

整高益甚而東西兩岸每年逐漸加增隄薄土浮何特
 不潰且也運河淺阻淮湖相連不能宜洩使速歸江以
 致沿隄地方屯蓄為災如欲運道永通民無水患必實
 實大加挑濬將河泥盡幫兩岸隄外惟令平厚不許增
 高其迂迴三百里內土性之剛柔沙油地形之高下闊
 狹山陽與寶應不同者以近湖遠湖也寶應與高郵不
 同者以高郵有通湖水口連設兩閘而寶應無之也高
 郵與江都不同者以江都有芒稻河瓜洲鎮儀徵縣入
 江之口而高郵又諸水之所鍾也何處當束之使狹何
 處當濬之使濶何處當先施畚鍤何處當相度水平應
 直挖者當計土以分力應水刷者當逼岸以淪底訪知
 熟諳之人詳審預定不致措致孟浪有始無終則開銷
 一分錢糧即得一分實濟不必別議宣洩而運河既已
 濶通入江自爾湍速上而天庾通濟下而地方民生皆
 有裨益矣

儀徵縣南臨大江西倚岡阜無湖蕩窪下之害無河隄
 衝決之虞以高寶諸州縣較之儀為沃壤矣縣之水利

莫大於塘所為塘者不僅陳公句城也宋志載官塘無
 慮數十合境私塘凡二百四十咸為軍民灌溉之需自
 塘佃為田今昔異制無論基址不可復識即名目亦不
 能盡考或又謂塘既田矣則田亦膏腴曷計乎塘果爾
 則恭愛之名何以獨擅千古耶由江以至運河恃有諸
 閘節宣以利轉運民亦得收潮汐之利以潤其田畝惟
 繕葺其規模而及時啟閉又當於閘河數十里中疏濬
 濶通以免間歲派捐之累庶幾舟楫農功均有利濟至
 城河為一縣之脈絡日就淤塞居民負擔遠汲於江下
 雖井泉亦不輕治倘賢有司次第經理之亦一勞永逸

之長策也

宋發運副使向子諲議復瓜州瓜州海陵北

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閘置堰治陂塘泄

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起之

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

利且應奏權倖朝夕經由或啟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

朝宗開白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

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

故道於瓜州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

一壩以復萊蕪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

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

下無壅矣明侍郎錢溥新建四閘記略曰儀真而江

背淮為一都會凡南京供應江西川湖雲貴等處糧貨

及並海諸蕃貢獻悉從江東壩入淮以達於京師其諸

船至壩經旬需次起若凌空投若墜井財費舟壞不可

勝算惟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距裏河僅四里許宜開

通置閘乘潮啟閉以便往來船可免患於是都憲檄知

府周君原會勘皆宜訪及故老亦便遂不惑羣議俾從

厥事給民運夫五千濬通濟河闊十二丈下闊五尺高

一丈撤羅泗橋石為閘身及兩翅共長二十二丈中通

濟閘長十八丈響水閘長二十二丈各高一丈三尺稟

河口閘長十二丈工興於成化十年甲午三月而訖於

次年六月是月涓吉開閘其船鱗次矢往無復盤費損

壞之虞而軍民懽震若雷其奈市戶膠於壩利往往啗

管河官與言鼓惑意在塞墜郭君乃復條陳置閘五利

易州府志

卷之九

水利

十

平不費牽挽初未起終申而畢其所洩長不過一里廣不過十尋濶不過三尺以此之洩計淮南江北之濬如其長者幾四百如其廣者何止二萬倍以二因四為數八百萬則每一啟閉八百萬分纔去其一耳何洩之足慮客曰嘗見閘司不得已而一啟也既牽於閘之兩翼復縋引西隄之絞關所以裨開政而謂其廢焉何也曰北河之開地勢猶梯汲閉於下而受水於其上舟非急挽恐上竭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前乃倚力於絞也今通濟閉而裏河口水平舟運帆舉篙刺之力爾焉用彼為哉惟無以過奔放之勢而強以人力易洩而舟難進此浮議乘而阻之也客曰天下之至平莫如水今江淮間無高山平陸之險彼盈此亦盈彼縮此亦縮也何清江之開長啟而不閉隄塘備滂之斗門又從而減洩此則惟恐滲漏禁弗啟豈水之性失其平消長盈縮不相通洩於彼者則無與於此洩乎此者獨貽患於彼耶曰人心之偏於水乎何尤謂彼之洩無與於此之盈縮譬之盜貯醢醢漏於左而曰無與於其右孩提有識不如是之愚也寧減有餘於無用之地而不於此利舟楫譬之廚有餘飯顧乞人之哀求弗與舉而覆諸汙渠中有人心者似不如是之忍也客曰彼不有大禁故執泥至此

日無也居貨備力之徒利於壩故開一開納賂洩水之謗起而任耳者多不察此自好者寧廢公道而不任怨謗奔走小人醺其醲而舐其膏一倡百和惟壩焉是附於是開政日費前賢置閘之盛舉朝廷濟利之大惠遂為虛文焉客曰北閘之水源不息放之則縮閉之則聚其常也若此盤盂之積值經月不雨閉而不洩技窮矣則將何以益之乎曰海潮大小有定候俟其至而啟閉俾內灌既平開而留之使乘潮之舟不沮淺而裏河之納且不退如是再三可以變淺澗而為盈溢顧洩水而不啟何其謬哉客仰而笑曰往者營建大木裏艱運而外難入工部郎中吳君諭執役者以借潮衆竊笑之令稍削壩已而潮至艱於外者乘勢而湧入內之不能運者浮而前兩厓之間倏成巨漫運艘商舶皆德君之惠鼓掌躍足以君為神明如子之論君殆有見於閘而目之於壩焉耳豈真神明也哉曰然客起而歎曰為政在人聖人之至論也 主事夏英濟民橋記略曰縣治東南隅五里舊有橋曰羅泗有港抵漕河港兩岸多民田田以潮灌潮以橋入成化壬辰郎中郭昇建議廢橋置閘名曰通江閘比因權貴不顧盈縮舟一艤閘輒欲開放遂使水利走洩而民困於旱嘆少司空杜公奉命

理河訪知其弊遂堅築以土雖可以禦權貴之勢而潮
 沙不通民田愈困余以部牒來主分司不數日民有包
 濬者若歲旱率眾告請開閘通潮以濟田辭甚切予躬
 詣其地為之區畫乃率濬等計田多寡以出費擇其中
 公勤者掌其事予則稽其成功於是去其所築之土以
 通潮潮通則有灌溉之益矣閘上置板而樹以亭亭樹
 則人無擅開之念矣一日予視廳事見有荷鋤執鍤跪
 拜於前者曰我輩得生矣問其故則曰田得潮水而來
 謝予曰是不過因汝輩之利而利之何以謝為工既畢
 因其橋有利於民易其名曰利民橋 國朝蔣廷章東
 西兩界水說曰蓋聞都會之地莫不山環水聚以固其
 風氣儀邑雖小豈獨可無所環聚哉考儀地脈發自治
 山歷大橫分自樊公店迢遞至謝家集西中延一脈遂
 分兩界水其東自臘山過高家集下陳公塘出帶子溝
 以達於縣其西自三十里墩過朱家岡歷大銅山由馬
 家河出胥浦橋以達於縣然詳帶子溝水源由何家港
 出江而自放塘水濟運以來則自宜塞斷何家港併淮
 水以西來矣先是糧艘江船不入淮由儀真支兌則東
 界水隨淮水以匯於天池西界水隨江湖以通於諸壩
 兩水交襟以故戶口殷蕃人文蔚盛景泰間開建閘河

東界水雖洩然由閘河以達江口而西界水由九龍橋
 以達江口其交襟如故也惟是萬曆五年由冷家灣開
 決新河而銅山源諸水悉從此出遂撤然與縣不相顧
 此戶口人文之日就衰也總之水貴屈曲山貴朝拱儀
 故澤國多水少山且大江之來處有石帆瓜步方了諸
 山而其去處曾無一山為之屏蔽宜乎其不足為都會
 也而况使兩界水不交襟乎故今之議者斷宜塞新河
 口俾西界水來縣也然人皆知之而不能舉之歲庚子
 會山陰童公欽承蒞茲土乃命於冷家灣築隄遏水東
 注隄成而公內召值山水衝決隄復傾圮嗣今胡公崇
 倫繼任紳衿以為請遂相度地勢曰治水者須從下流
 始今下流斥鹵變為桑田若非挑濬下流雖百隄何益
 於是儀之士民無不願以畚鍤從事自龍門橋以至麻
 石橋一帶淤河刻日成渠而上流之隄亦培薄增高焉
 於是百年齟齬之水一朝復故道而交襟矣然愚尤有
 說焉天下事不難於垂成而難於成而不敗考銅山源
 諸水冬則乾涸夏則漲溢其漲溢也損隄傷田今曷若
 於新隄之上鑿以大石效江南魚梁壩制水小則盡遏
 之東水大亦稍減之西則既無妨隄岸
 而又礙民田豈非兩利久存之道哉

高郵州境之西南連郡中以至滁泗天長諸山地勢為高東北諸湖蕩與山陽寶應鹽城相接地勢最下其高者水之所出其源有七十二澗下者水之所歸凡七十二澗之水皆匯於三十六湖汪洋浩蕩方二三百里循湖而東有河曰運河有隄曰平津堰凡田地堰西者曰西上河在堰東者曰南下河北下河以西高於東也南北下河之間又有河曰運鹽河其隄曰東河塘凡田地堰南者曰南上河塘北者曰北下河以南高於北故南不曰下河而亦曰上河也堰有閘數座塘有斗門石澗涵洞數十處遇水則西河藉南河北河以為之洩

遇旱則南河北河藉西河以為之漑言郵之水利者不外乎此然郵之上流有淮黃恃高堰周橋翟壩為之障下流有海恃廟灣白駒丁溪等口為之洩倘上下流不治郵亦不得自主且運河西當湖衝東隣於城今隄益高水益上始則田低於河繼則城處隄下郵民休戚係於此焉綉繆經畫前人之章牘其在蓋可忽乎哉

宋提舉陳

渠之議立高郵等處隄堰奏略曰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漫漶葑蕀彌滿宜勅立隄堰以為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隄岸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葺之用明太常卿余毅中全河說曰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

往代為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即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於是而有以決口為不必塞而且欲就決行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傍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川廬成沼是索途於冥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及豈能幾舊日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於脇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嘗驅工是求前於却者也鉤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於是財委罄也嗟嗟謀室於路則三年靡成回車於岐則干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為魚也然為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於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矣今太子少保潘公屢膺河寄洞照原委悉具兩河經略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隄防

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隄固矣并隄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開壩則淮不東注矣隄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高寶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廣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并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宜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吟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舻若履枕蓆轉徙予遺寔緣南畝蓋蓄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謂水馴於分湧於合恐其合而湧也則隄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於合矣若謂湖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豎而木自合水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於河矣若謂河決為天數不可以人力強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瀾是全天於人矣總河潘季馴河工告成疏略曰數年以來黃淮兩河胥失故道而地方為壑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洳清口將為平陸黃淮分流淤沙罔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運道民生俱病矣今淮水涓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之路坐此上流日涸不特隄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波漸成赤地矣其

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不特高寶
 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興鹽山陽等處
 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效也見今淮城以西清
 口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為逆河以入於
 海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黃
 淮並著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為相扼而且交相
 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蓋築塞似為阻水
 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
 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
 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反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而則
 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
 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
 攻沙以水治水臣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開壩嚴
 啟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也南
 河郎中黃曰謹辨開周橋疏曰去秋見邸報見漕撫巡
 按俱述泗民之言謂有欲濬施家溝者有欲開周家橋
 者有欲弛張福口隄者奉旨從長酌議隨據高郵州生
 員張行中等耆老陳雷等呈狀二紙參酌見聞中間條
 陳宣洩泗水與周橋不可開甚悉又見鳳陽各官繪圖
 貼說旦夕即開周橋職為此大懼敬三薰三沐披肝瀝

膽直陳之夫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隄也特堰迤邐
 而橋迤邐南者也堰以內與橋以內之水相連一淮也特
 堰地稍低而橋地稍高者也使用周橋可開則堰地何所
 事守高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堰
 之別名也此非職臆說也庚午歲高堰嘗決矣淮水盡
 由堰而東矣於是黃河亦躡淮後徑趨大澗口破黃浦
 口入射陽湖而清口遂淤海口幾為平陸夫周橋距堰
 不過四五步耳黃既既能躡淮而趨高堰獨不能躡淮
 而趨周橋乎竊恐淮退一尺則黃進一尺淮退一丈則
 黃進一丈黃既侵淮而入淮必不能敵黃而出如是而
 清口有不淤運道有不阻者未之有也難職者曰吾所
 開周橋者不過因見有河形開濬之以浪淮有餘之水
 而清口自若也奚至於此職答之曰使水而人也則將
 浴之日汝勢十分吾借汝三分而入湖汝仍挾七分并
 黃而入海夫奚不可不知水非人也就下其性也決之
 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况周橋地形高下勢甚相越誠闕
 之淡一丈五尺矣是明導之以建瓴之勢矣彼得其勢
 則其流必急流急則浩浩滔天一瀉千里夫誰得而禁
 之此其禍近在三年之內遠不出五年之外故謂周橋
 之開而謂淮不盡東也謂淮盡東而黃不復躡也皆必

無之理也職謂周橋之斷不可開者此其一也猶未也夫淮出清口也是并黃入海而以海為壑也若開周橋而注之湖是以湖為壑矣夫高寶之湖受天長六合二十四塘并諸山溪之水無論伏秋即四時瀰望連天已不可支所恃一綫湖隄為之保障故運道賴以無虞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之容受有限勢不至決裂湖隄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夫伏秋湖漲隄傾猶有消涸之期故補築之功可就使淮與湖合則無時不滿無日不漲萬一隄防有壞將何所措手而築之乎竊恐舊壞者難修新壞者相踵而運道必從此大壞也難職者又曰淮為湖之主流而江則湖之下流也吾引淮之水入湖汝復引湖之水入江奚至漲決如此職各之曰使湖之水入江減猶淮之水入湖也則悉淮而注之湖夫奚不可不知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隄以外即高寶興鹽通泰江都七州縣之民產也彼其地形窪下與江而不甚昂每遇海嘯江潮倒灌逆湧民田四百餘里皆為淹沒故今通江之路見有荻稻白塔二河與瓜儀二關其餘減水小關入江海者共二十八座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如去秋淳家灣清水潭二決凡百餘丈而隄內隄外水勢半停至決口已合

而隄外曰廬水尚淡三四尺不等此湖水入江之難之明驗也使復益之以淮源源不竭則高寶七州縣之地有不胥而為沼乎故職所謂周橋之斷不可開者此又其一也然則泗水將聽其停積而不為之所乎職則以淮有故道清口是也但清口黃淮交會而黃之勢常強於淮故清口易淤總河慮其淤也隄張福口以束之但借淮束黃之意勝而隄之築太長故出口路窄淮不免漸高今總河願裁二百丈又於張福隄極窪處如所謂黃韶口王簡口者建減水閘三大座黃漲則下板以遏黃之內侵淮漲則起板以縱淮之外出黃淮並漲則堅守數日俟其消而節宣之如此而淮水有不漸消泗民有不漸復其業者職不信也夫十五年前高堰屹然矣周橋晏然矣時張福口未隄而泗人未嘗困於水則清口之能洩水也明甚又何必舍此而他求也哉職河官也奉敕准職具奏河務非出位沽名者比惟矜其愚戇而賜裁度漕河幸甚國朝給事中張惟赤河工疏略曰切惟河工保民通運以裏河之漕隄為主向漕規舊制沿河額設淺夫惟令濬漕隄日厚河湖水發勢足承上加高所以使漕河日濬漕隄日厚河湖水發勢足承當至明季三知增隄並不濬河致令隄雖日高河身日

淺易於沖潰今工築方輿所以申明濬淤幫闢之規務
 期久遠通判聶文魁勘河詳議曰按高郵洩水入運
 鹽河者現今止有南門弔橋之琵琶開闢口僅寬七尺
 豈能通利考舊制南首尚有華嚴寺一開已折廢其最
 易修復者莫如通湖橋開向由北水關引水入城直出
 南關之馬飲塘與琵琶開水會命東注此外尚有蛤蜊
 壩舊有石開係萬曆年間填塞開具在不難清理繳關
 壩無開朱家壩有開已壞東關開尚存此皆曩時興化
 糧艘運道由泰山廟出口愚人或於風水之說以福見
 塞之反致大壞秦郵地脈今與情亦既曉暢矣但通湖
 開口不過一丈二尺六寸三里圍尤為窄小無用擬將
 琵琶開改作雙門大開以資啟閉西有私鹽港為月河
 可免掣船之患再將此開開盡復古制徹底疏通其利
 賴有不可勝言者矣職竊以揚屬全河之大勢揆之黃
 浦子嬰溝所以洩寶應上流之溢也芒稻白塔等開所
 以殺江都下流之勢也各場入海故道實所以救高郵
 中滿之患也况余沿隄滾水諸壩無不東趨誠使之隨
 長隨消則無所往而不利矣高郵士民治下流入海
 說曰漕河之自淮而南寶應高郵江都開隄所新建
 之滾水壩既連二百餘丈之廣洩水於隄以東矣隄東

皆山鹽高寶江興泰之田而與鹽則城在焉逸東橫截
 而捍海者又有范公隄然則滾壩下之水何以行地中
 而不至漫溢乎平陸與鹽及諸湖之水又何以達范隄
 而不至留滯於釜中范隄之下從何道而出於隄范隄
 以外經何港而入於海必瞭然諸指掌然後治得其
 道今隄東之河縱橫交錯又有諸湖蕩間雜於其中其
 名目不可勝舉而條理脈絡所貴乎分明也治之之法
 當分為二大支皆從高郵州治分南北始其一將高郵
 南六滾開之下各開支河數里使之北入運鹽河南入
 涂洋湖會注於興化之下流再將興化原舊支河三股
 一名車路河迤東由申場河直達小海草堰海口一名白塗
 河迤北轉東由申場河直達白駒海口則南六滾開
 河亦斜迤東北由申場河直達白駒海口則南六滾開
 之水行矣其一將高郵北二滾開之下開子嬰溝舊河
 從臨澤沙溝由申場河下石礎天妃海口則北滾水開
 之水亦行矣若夫沿隄各場其出海開壩口皆有故
 道可尋更一一述之一則石礎天妃二口上受漕河之
 水下為子嬰溝之門戶從來洩水甚速後因閉塞不能迅駛
 不行今雖開放無阻但一路河道日久淤塞不能迅駛
 下海所宜大加開濬相形造開一則大團地在劉莊場

北二十五里即相傳老人港處也舊有石關一座今廢
 上口欄築土壩其壩下亦通潮水西接串場河之新港
 東由陳家樑草家窰出鬪龍港之下口入海宜開濬建
 關一則白駒場舊制南有雙門石關一座北有單門石
 關一座現今微通潮水其迤東三十里至牛灣河又三
 十里至梅花樁由梅花樁至洋尚有四十餘里第牛灣
 河一帶河形淺窄流水不迅必逐段挑挖建設關座方
 洩水無沮一則草堰場北首有三門土關一座單門石
 關一座宜改造其迤東四十里至大東河現通舟楫再
 東去二十里至西團而團下舊有土壩今廢其壩外十
 五里接鬪龍港俱乾涸無水宜開濬一則小海場與草
 堰相連南有石關一座今廢東至小海團五十里舊有
 土壩又東十二里至萬盈墩雖有河路只深二尺水面
 寬六七丈以至二丈不等惟直去四十里至王家港下
 海俱係淤塞其水漸淺僅深數寸宜開一則丁溪場舊
 有雙門石關開下河窄水淺不能行舟東去五十里至
 馬家壩而壩下亦有開座今廢石跡尚存再由沙河小
 東港從龍開港下苦水洋共五十里其一路河道水面
 寬一二丈亦間有三四丈其水之淺深僅存尺許亦間
 有二三尺以至於光沙無水不等皆宜開濬造關一則何

梁場自車兒埠口四十里至沿子河尚通舟楫惟從朱
 家窰歷董家鍋頭至西川家奄地方三十里下苦水洋
 係無水光沙俱宜挑挖添造關座以上七處海口從五
 路下洋請次第開濬兼造關壩水大則引水歸海水小
 則閉關以灌溉民田則范公隄以內之水皆由關至港
 以入於海矣總之一帶支河并串場河以及關外通海
 之河細詳水勢須槩寬十丈深一丈方准黃之水惟
 高郵西運鹽河受諸關之水更為澎湃潮湧必寬二十
 丈則洩水甚捷且海口朝夕兩潮潮漲則六箇時辰水
 洩潮長則六箇時辰水停若不盡開支河則宜洩不迅
 其應開應濬之處必一槩開廣濬淡自田可耕而賦可
 復於國計民生胥有裨矣 高郵舊志淺夫論曰按往
 制沿河設立淺鋪額造淺船編住淺夫以時撈濬是以
 河身深下開洞疏通旱年不妨糧運且有餘水救濟下
 河水年去水甚速不致泛溢所以無壅塞衝決之弊為
 制之最善也邇年以來雖置淺夫實無一人在淺淺鋪
 亦廢惟聽隄決築隄之用額設錢糧外令里民貼幫工
 食而官河凡一二十年不加撈濬一遇水發但令居民
 用土包加培塘岸日益加高河底日益壅塞且客土杵
 築不堅易至坍塌雨淋水洗其勢復低是非帶土加岸

我州所云
實則帶土填河也河身既高則蓄水必淺治水者惟恐
運船之不能行也不得已而復加河塘以爲固水之計
焉昔日之河在低田之下今日之河乃在高田之上矣
且河塘既高如累棋子愈高愈危隄防稍有不固豈止
田禾之
憂耶

興化縣環縣皆水也或爲溪或爲河或爲湖蕩縈繞於
數百里而城郭居其中洵哉澤國矣且水之來也西北
從寶應之廣洋湖西從高郵之海陵溪西南從邵伯之
艾陵湖南從泰州之蚌沿河東從各鹽場之稗新車路
諸河將欲東注於海必先取道於興而水之去也僅達
於鹽城一路漸次而入於海是來多而去少也興地勢
之窪下如在釜底西下東高又如側釜是來易而去難

也議者咸以多開海口爲籌興良策蓋舍此別無策矣
然使上流不治淮黃之奔湍急下縱有海口以爲疏洩
而徑路紆遠河道淺隘譬以瓶罌之口欲其驟納百斛
之水未有不橫溢於四旁者曩時歸仁隄決興城之不
浸者三版耳境內魚鹽之產安能蒙業况瘠田多困波
臣或少有收穫以暫給饗殮幾見有茨梁之慶哉今幸
上流之隄堰堅固南北之串場河道疏通白駒丁溪草
堰諸海口暢流無阻庶幾傾釜底而出之可以轉來水
爲去水百餘年水之爲害於興者其無憂乎從來利害
不相並立水害既除斯可徐圖水利矣

明推官李春開
海口議曰大都

諸水皆就東北注之海與化為受水之窟射陽湖為瀦
 水之鄉今射陽湖淤塞故與化受害為甚獨取導於廟
 灣一口其中所歷河道曲折迢迢流更迂緩又加以海
 水潮汐從而梗之故今議多開海口以分其勢減水諸
 關日夜東注故今議啟揚瓜開壩以殺其流總之淮隄
 范家口等處最為上流要害一有潰決即百海口亦無
 如之何矣今范家口修築未固尤可寒心職通各關
 惟白駒場之北開波流湍急下水最為順利即從而探
 之開上口水深六尺五寸開口相同下口則深一丈二
 尺五寸矣漸遠漸深蓋此開建在牛灣河去海僅三十
 里地勢以漸而下水若建瓴故其流為最利此地形使
 然非人力所能為也今職道依勘視自興化西北歷平
 望得勝諸湖循丁溪小海草堰白駒劉莊伍佑新興廟
 灣諸場下新豐市沙兒頭海口已復遡流而上從滕隴
 口轉入夏糧河瓦子莊建陽河西塘又從油葫蘆口折
 入唐橋披絲網等處入射陽湖繞山陽縣回視運河諸
 開歷盡溝洫陂澮徧詢舟子漁人通將各州縣官勘議
 民窳條陳細加參閱根極形勢乃始得其要領夫淮南
 屬邑如山鹽高寶興泰等六州縣廟灣東臺等十五場
 民窳雜處乎其間計歲所輸納錢糧鹽課出自高壤者

什一出自卑壤者什九先年河湖順軌歲歲有秋頗稱
 沃壤自隆慶二年以來湖北屢決河水瀰漫而下匯為
 巨浸又加以高寶湖隄四十八座減水開書夜東流以
 田為壑噉運隄泮禾稼若不亟為區處使民有可耕之
 田即歲遣使議賑民惟不亟為區處使民有可耕之
 從辦納也職遍歷各州縣及各場田地周環六百餘里
 在在咸湖濶者丈餘淺者亦不下五七尺波流浩蕩一
 望無涯廣求宜洩之路在北則廟灣新豐市二口最大
 為山鹽高寶興泰六州縣出水之門在東則牛灣河苦
 水洋次之為泰州興化出水之門俱稱要害均宜開濬
 其間經過河道又應逐節疏通以便行水比如唐橋神
 臺莊西塘河油葫蘆港東如草堰之北壩小海之南壩
 丁溪之烟墩一處不通眾派皆阻職相度地勢高下河
 身所狹應濬應開應否建閘眼同各官丈量估計用杉
 木格編成字號用二十一丈篾管一條各從河心丈起
 指格引管盡復續每一百一十丈下一樁將河身長
 短廣狹書其上復具冊與樁同使長短不得那移淺深
 因之有準其在新豐市口先經鹽城縣看得廟灣口地
 本環曲水流遲緩從下灘開鑿一河僅十丈近衝開二
 十五丈水急崖傾尚稱口小除廟灣舊口八十餘丈仍

聽通流今合於新豐灘南空地再開闊二十五丈長一百五丈庶水不掃灣可免灘北居民內徙中口寬闊直與沙兒頭同射陽湖水一瀉而北矣此處河闊水深無從建閘其在西塘河由神臺至建陽湖瓦子莊夏糧河濬此一路則南水挽而西又轉而北出滕隴下海矣其在油葫蘆港內神臺經姜家莊至高作寺對面止濬此一路則水從北入東唐河下口出滕隴矣其在唐橋為西唐河油葫蘆港咽喉由披絲網起至神臺止濬此一路則南水北可至油葫蘆港西可至西唐河此惟求洩水順利俱不必建閘其在草堰由北壩至大東河鴨兒港由鴨港西北取一直路開濬至牛灣河尾復由西團口接濬河開濬至牛灣河腰各出海大洋應於壩口建一雞心閘但外河既挑深南團十三里內溝之水必流歸深處水去溝乾電運自若仍宜加濬三尺斯南團各電乘載鹽草便利其在小海由南壩濬至古窰頭萬盈團至新河口茅墩港尾復由中路東口取一直路開至兩汊港口出茅墩港腰各下苦水大洋應於壩口建一雞心閘其丁溪河係新開現深五尺無庸再濬止從馮家壩迤北取一直路由煙墩起開至合洋港入苦水大洋洋其舊洩水支河仍留通茅墩港新河口入苦水大洋

除原有新開一座止一口仍幫一口新口既開舊口復濬豬積在田之水亦可漸次入海耕者得畢力於佈種煎者得一意於煎熬國計民生兩有利賴而運河長隄免鬻足之虞矣先該海門興化兩知縣勘議射陽湖南淤塞一段欲撈泥挑淺歲以為常計亦似便但此湖闊五六千丈一河亘三百餘里屢遭黃河口決濁沙隨水入墊湖中今雖淤塞其田面與湖而之水尚深三尺現但北流勢頽湍急職從射陽湖入湖口由蔣家堡直抵溝溝灌鋪凡七十餘里周遭探視量得湖下浮泥或六七尺或八九尺或一丈有餘沙泥湊合膠黏篙插不能頓拔即欲撈置他所泥淖如飴無岸為障一經雨水風浪淋漓坍塌卸勢必復淤太倉以上已難為工此三十里水色渾黃蒼茫接天無維舟住足之地何處措手近年鹽城亦嘗挑淺撈泥不數旬而泥塞如故前事足鑒也况開濬西唐河葫蘆二河夫復何用前項撈泥挑淺之議相應報罷以省此無益之費用職又查得萬曆五年高家堰大壞淮水南徙諸湖泛漲前漕撫檄揚州府開瓜洲儀真二閘挖郡城東之沙壩及芒稻河壩不數日而河水減二尺許湖水減一尺許自此芒稻河之名始著又慮私鹽徙此入江於河中釘品字椿止令通水不

今通船至今賴以洩水而沙壩則旋即築塞瓜開則糧
 運過盡例不復開今若開沙壩釘木椿如芒稻河通水
 而不通船再開瓜開視湖水之增減為啟閉則湖水南
 流愈多減開之水自殺此不費一錢而得兩洩水之捷
 徑是亦一時之權宜也 國朝武舉李長鯨挑東湖議
 曰從來治水無奇策惟有塞其源導其流而已興化一
 縣受西南北三面之水惟東路可通於海使東去低下
 則三面之水雖來其退也亦可以勿計乃淮安高泰鹽
 場等處四面皆高而興化獨居窪下形如釜底其受害
 較他州縣更深且久愚見合自興化東去三十里外逐
 節挑挖直至海口近者七八十里遠者百餘里務使愈
 東愈深用木鵝探試其下海處所仍置開釘椿止令通
 水不許行船則西河減開之水不得為害而旱潦皆有
 資矣查東去河道為商人行鹽之所竈戶運草之地舊
 名運鹽河今淤淺日久旱則阻滯不前溢則牽挽無地
 相應移咨鹽院俾商七竈三各計鹽引多寡量分地界
 出資挑濬其支河汊港傍近民田者令民間各出頂塘
 夫同時挑挖一以導水入海一以蓄水溉田工少利溥
 民亦無不願者仍專委河官親董其役不閱月可告成
 功其利豈獨興化一邑哉 通判聶文魁勘沿海開河

詳議曰看得揚河瀕河諸邑惟江都地勢稍高寶應次
 之高郵為中窪泰州亞於高郵至興化真如釜底矣其
 沿海各場地勢南高而北窪故鹽城又居興化之下流
 而羣水皆趨東北職此由也或謂沿海高於內地殆不
 其然大都各場與高江地勢略相等察水平可見祇因
 興泰二邑獨處窪下故聚水而不能洩自明季迄今數
 十年來各場諸開圯廢運鹽河到處淤塞西水東注而
 不知所歸則瀰漫民田長為澤國矣考舊制諸開經畫
 周詳各流分派井井不獨正河寬大即支流旁洩之處
 口面皆闊數丈今已漸成平陸水行地中之謂何尚何
 水利之可言哉按鹽場開座原以拒外潮而洩內漲故
 范堤為瀕海金湯即今惟白駒四開潮水直灌開門消
 納利便宜照舊制修復草堰宜稍改開門迎溜他若小
 海丁溪二開距潮汐甚遠蓋滄桑更變鹽場沙地視昔
 增綿數十里故潮水不能相應商竈惟知蓄水運鹽每
 於開外通潮之處攔築土壩或遇水汎盛時即在土壩
 上另挖深溝引水內灌濁水既停淤沙日積遂致開與
 河俱廢總因開在上流無所甚繫於蓄洩故也擬將下
 溪雙開改寬數尺移置馮家壩之上下里許小海開姑
 置另議劉莊場宜添造大團一開何梁場亦添造一開

於凹子港之上流不必泥定沿隄故蹟有失時宜庶場
 竈不致屢屢築壩而河渠可保淡洩矣揚州舊志水
 利說曰興化車路河凡自得勝湖口計程七十三里至
 丁溪之串場河歷唐子鎮戴家窰等處東高於西水反
 逆流入湖又海溝河在縣東北四十里歷釣魚廟安豐
 大營出白駒場申場河又白塗河在縣北十里自吳家
 尖歷鐘溝廟至大營會於海溝河亦有支河可直達草
 堰場以上三河皆在興邑之東水所自出諸場以注諸
 海者也苟淡濬之以達串場河而出各場諸開油港下
 海頗為徑捷不盡恃東北廟灣之迴遠矣乃反使之匯
 聚釜間而亦為來水豈地形果非便利耶不然何舍近
 而求遠也知縣張可立海口說曰他邑之水治之四
 境之內興化之水治之四境之外若下流之海口其在
 境內者止白駒小海諸場東行一路而在境外者則射
 陽神臺與夫鹽城之石礎天妃口也興化地形東高西
 下如側釜然當有宋天聖時海堰久廢鹵水溢入田不
 可耕范公仲淹請於上官督夫役築之蜿蜒竟三百里
 廣建閘礎以時蓄洩民受其利石其隄曰范公隄至今
 不廢然沿海諸場地勢既高水勢平緩一旦破隄決防
 西北洪流滔滔下注必非東偏數閘所能驟洩故議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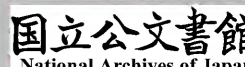
何梁之車見埠固迂遠無當即議開白駒之牛灣河亦
 僅能洩釜邊之水而釜底瀦積之水終不克去是以向
 來言水利者必以射陽湖為諸州縣之尾閘射陽受涇
 河子嬰溝諸路之水由滕隴口直達廟灣乃入海第一
 門戶自明萬曆三年河決黃浦濁沙墊入內地湖始淤
 塞後屢開屢淤今幾化為平陸施工亦難矣無已其議
 石礎天妃二口乎天妃口即古姜家堰也石礎口在鹽
 城縣東天妃口在鹽城縣西北一起興化界河五十里
 一起燕子角四十里皆會岡門鎮由岡門十八里至鹽
 城其迤東則下石礎口其自登瀛橋繞而西則下天妃
 口俱入新洋港歸於海舊置石閘啟閉此洩水故道也
 鹽人以形家言不利風水遂潛加修築而塞之至本
 朝康熙十二年洪水衝決二閘潰開數丈駛流入海及
 奔湍稍平海沙驟壅二閘之填淤者又如故此非二閘
 之不能洩水蓋河身未盡濬而石閘不早建之故也按
 興化鄒莊至界河界河至岡門其路最徑而直宜開其
 狹隘濬其淤淺俾疏通無阻而又建置閘板木大則啟
 閘以導河水之出水小則閉閘以遏海沙之入如此庶
 宣洩有路而數州縣獲享永利乎要而論之射陽神臺
 行水之正路也石礎天妃其路稍偏而亦捷徑也沿場

諸口則支分派引而非洩水之通塗也其間工費之難易形勢之緩急留心民瘼者必有碩畫訂謨其尙採擇於斯焉

寶應縣繞城西爲運河其西南西北皆水鄉也史稱魏將軍鄧艾作白水塘立屯可溉田萬二千頃唐長慶中猶鑿大府涇以溉塘南宋時屢議修復不果是塘利之不講久矣運河爲轉漕通津河隄接汜光白馬諸湖往日上資輸輓下潤田園且芟蘆魚蟹爲利甚夥迨淮黃不循正道漲湖潰隄惟寶應受害最先議者皆以開子嬰溝濬射陽湖爲洩水入海之策及子嬰開矣而水勢不減射陽濬矣而淤淺如故或且尤前言之不效然西

隄隔斷湖水溝閘僅能洩漕河之一線沿海各場閘港閉塞溝之下流何由暢達而射陽赴壑之要衝未經講求以致水流迂緩積沙不能漸洗行不力非言不效也今此溝已建滾水大壩更屢疏下流以及海口况上流隄防永固淮水安瀾循規以爲善後斯可矣至於弘濟河之撈淺勿懈通湖閘之啟閉及時安不忘危又在經理之得其宜耳

宋司法尤焞白水塘議略曰塘周百二十里其源出盱眙縣南之塘山蓋因塘得名水自高而下谿澗縈紆凡四十里乃至劉家渡入富陵河因築爲三堰使塘以東四十里之水不得入富陵河然後東匯爲白水塘今修設三堰之功不宜苟且若有決潰則洪澤沿淮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二面皆因岡阜爲堰東北二面乃自古淤平地築塘脚闊十餘丈歲月既久岸脊處與塘面平合先增築塘岸高一



丈以上方可蓄水舊塘有八斗門以溉塘下田亦合修復復塘之後有三難有二利民田所佃塘內上腴之田二千餘頃廬墓莊院皆在焉一旦涸之民必怨一難也塘內水盛隄岸難測居民千百家所合遷徙二難也工役甚大為費不貲三難也塘下西北地高亢民田多荒東北亦有高田灌注則成沃壤一利也盱眙之民如兩家渡等處因水限隔就高保聚二利也明中書喬可聘等阻開周橋疏略曰高堰北當淮泗之冲南扼漕湖之吭地形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數十州縣地居下流懸水數仞建義諸口踰期未塞民田盡沉堰豈可輕議開洩近日建義諸口踰期未塞民田盡沉水底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而三關一開隄蕩為湖海運船牽挽無路則數百萬漕糧何由得達京師各鹽場盡被淹沒煮海無策則百萬鹽課其問之水濱乎郡邑城池必致冲壞田廬漂蕩數百萬生靈悉為魚鼈則數百萬糧稅誰為輸供乎况開濬諸費悉委水衡於逝波若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議築塞又不知費幾百萬金錢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

三善備焉是何可不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既不可開則二開何以設也不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開建之自萬曆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已堙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持塞者永久固運道民生關係匪細抑亦審於形家聚洩之理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國朝大學士王永吉涇河開議曰黃淮外河水勢蕩蕩滔天來路甚猛逼入清口內河河身窄狹兩岸束縛迂回四百二十里直至瓜洲纔得入江出路甚長甚細前賢恐其震盪洶湧高實地卑水聚中飽勢不能容必致決裂所以於山陽縣南去百里之內造涇河開分小一枝直趨射陽湖東北入於海此開既成固疏淮安下流之壅實減高寶上流之勢矣年久失修遇水崩決司小者憚於興造遂築土壩一道人馬通行因循數年開基遂廢此處滴水不通則開內行水之河身以及接連射陽湖一帶原無主管之水泊盡被衙蠹土豪瓜分圍占低下者取魚斫草高阜者種麥插禾官河變作私田野水化成腴地宜其百計阻撓牽制官府不肯造開及奉檄勒限督催不得不造却又賄屬經承人員將開門改小開底增高草草了

事洩水無多當夏秋水漲之日即徹底全開尚恐宣洩不足乃啟不數板開不數日旋築月壩堅閉終年開雖報完全無實用至於子嬰雙開復以委官承行尅減工料椿短灰少開底石不齊縫不敢全槽開放稍有滲漏損傷隨即填泥下埽歲歲如此亦僅存有開之名耳夫昔人造芒稻河既被棍徒占塞涇河復被豪蠹官胥把持水今芒稻河既被棍徒占塞涇河復被豪蠹官胥把持水不出頭激之愈怒以致八年之內年年潰決漕隄耗費官帑民財數十萬築塞殆無虛日糜朝廷之金錢竭小民之膏血徒作棍徒豪蠹官胥人等肥家潤橐之資漏卮不塞長此安窮法宜修造堅厚開大石開一座其開底須與下河河底相平庶無高昂吊口之弊木椿務要長大挨緊密釘底石務要二層細鑿套筍塊塊勾連層層合縫然後多將糯米熬汁打灰灌漿纜可支持幾年不致旋砌旋壞泛水而衝石也開門兩旁襯石縱不能多數層斷不可少若一二層之外便是泥土水鑽石縫土必虛鬆安能壁立而不仆哉凡不利於有此開者必曰開底太低則水頭甚高誠恐民田滄沒殊不知此開與子嬰開同是一般開內河南河北兩條大隄較之運河更高更闊只是單行水道直通射陽湖匯合下海

原與民間田地絕不相通倘或此隄少有殘缺修補不難如果隄岸全無多年開水不行內隄因何坍塌必是附近如有田豪強耕難挖毀占踞河身渾成一片令人莫可查考此等奸徒不追從前花利寬貸實多責令賠補原隄亦情法之允協者耳又或有不知淮揚水利者必曰沿隄減水開洞多矣何必爭此涇河一開殊不知高寶之南惟有芒稻河洩水極大轉折入海全不侵灌民田既可有子嬰涇河洩水極大轉折入海全不侵灌民田既可洩水又不傷稼故為甚利而無害也若沿隄小開名曰斗門所洩之水不及大開五之一况當上河水湍之時下河溝港俱已泛漲田地將沉再加各開齊放既不通江又難到海一望汪洋蘆舍盡沒東風一起巨浪拍天直捲隄根一線漕隄內外洗刷所以潰決最易由此觀之欲保隄利運導水安民舍修復涇河之外固無他法也又重濬射陽湖議曰查鹽城縣志內載射陽湖在城西一百四十里西接寶應縣界西北接山陽縣中流為界滎迺約三百里南北淺狹自古晉而上至射陽屬寶應嘉隆以來湖乃大淤萬曆七年李雯等建議開濬於九年春知縣楊瑞雲申詳具題請發帑金重濬水由

廟灣新豐市入海水患稍息民賴以安至崇徵四年淮
北蘇家背柳浦灣新溝建義口並決築塞無功黃流貫
注三年水退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陽湖幾化
為平陸矣然湖形現在疏鑿不難有硬沙墊高者亦有
泥水夾雜深淺不等者里數不多若合七州縣之力認
真實做成功何難約算大槩分爲三段其上一段自寶
應鹽城界上射陽鎮起至安豐鎮止約長二十五里自
安豐鎮至山陽縣東作地方止約長十六七里自東作
至涇口止約長五里以上係泥水相雜之工自東作至
山陽鹽城界上清溝止約長二十里係泥沙旱功此處
接連湖面查湖面舊制三十六丈闊今止存三四丈極
闊者七八丈耳湖面盡淤安能受水宜裁闊如舊自清
溝至南馬路一林地方約十五六里長此處亦甚逼窄
鑿之使寬則下流通暢由此入山陽之軌東溝由溝入
濛隴喻口由喻口入廟灣則入於海矣中一段自鹽城
奪基廟起至林上止約十二里長自林上由舊浦河至
馬家蕩止約三十里長自馬家蕩至陶家林止約十里
長以上亦係泥水相雜之工應有鐵口鬲子撈濬其泥
用船裝載去湖稍遠庶不再淤此處舊名蝦溝從此至
東尤莊約一里長入鬚溝而水直達於射陽

西一段則單在鹽城縣境內舊名東塘河西塘河西塘
河自黃土溝起至許家灣止約二十里長只此淤淺急
宜挑濬從此入於樓下莊唐橋鎮則一路闊濶直達射
陽出廟灣入海通行無礙也東塘河自唐子鎮起至安
豐王莊止約三十里長自王莊過界河至大港鎮止約
二十里長自大港至九曲河廟止約三十里長從此二
十里至古寺又二十里至院道港入濛隴喻口達射
陽入廟灣則入於海矣大約黃自北來淮從西下如人
身喉項廟灣各口如人身身尾間而射陽湖則如人身之
胸膈腸腹也若人身口進飲食而胸膈不得通腸腹不
能納縱有尾間何從消導乎全湖形勢了然疏濬決排
原無難事而坐視淪胥無人肯救者何也各州縣有司
畫於封域未必周知即知之而彼驅此界觀望推諉不
肯擔當殊不知所淪沒者本州縣之田禾所漂蕩者本
州縣之廬舍築塞漕隄決口所起派者本州縣之人夫
利害相關剝膚切骨孰大於此又或精神疲於催徵工
夫分於獄訟視此畚插之勞反爲不急之務殊不知湖
淤河決水滿歲荒錢糧從何出差徭從何供老幼男婦
粗衣糲食從何來國課根本萬民性命舍此別無活路
州縣正官急務亦孰有急於此者奈何不深思也 侍

讀喬萊等東水注海四不可議略曰淮揚二十年來叠
 罹水患異慘奇災屢宵旰之憂者匪一日矣沐浩
 蕩之恩者非一事矣乃又發帑金濬海口欲使沮洳之
 鄉皆成膏沃汪洋之境悉藝桑麻此高寶興鹽山江泰
 七邑之白叟黃童面聆天語感激而泣下也今河臣
 靳輔臬臣于成龍持議不合致煩睿慮詢及臣等士
 著之人竊以聖恩如天欲救七邑災民而七邑災民
 望救者原不過開濬海口耳部臣伊桑阿等之踏勘臬
 臣于成龍之董理亦不過開濬海口耳海口原有故道
 長河曲港脈絡相聯但塞者通之淺者深之俾減水壩
 減下之水及霍霖滄蓄之水悉趨於海則民得以耕耨
 矣所謂為下必因川澤固事易而功倍耳河臣之議開
 大河建長隄河寬一百五十丈至一百八十丈隄起車
 邏鎮至高郵又建高郵歷興化白駒場以至於海等語
 夫此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則聚廬而處者無託足之
 地矣壞其隴畝則力耕而食者無半菽之資矣又且掘
 墟墓掘白骨慘痛更不忍言原欲救此災民乃反致叠
 災之民生者流離死者暴露不可行者一也河臣之議
 先築閘堰車去埭內之水取土築隄等語臣鄉土鬆地
 薄二尺之下原無乾土况積水多年而取土於

中又運此一簣之土投之洶湧浩瀚之內其工固不易
 成卽成亦將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之議隄高一丈
 六尺束水一丈是隄內之水高於民間廬舍多矣夫以
 數里之河丈餘之水亭蓄於廬舍之上伏秋之時風雨
 驟至波湧浪激其勢必至於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之
 百萬生靈俱為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之百萬生靈
 俱為魚鼈田廬冢墓又不足道矣卽當未潰之時而厝
 火積薪之憂燕雀處堂之懼豈復有安枕而臥者乎不
 可行者三也至於隄高一丈六尺則河內之水可下流
 而入於田田內之水豈能上流而入於河乎不能入於
 河卽不能入於海雖糜帑金竭民力而為
 之終於七邑之田無濟焉不可行者四也

泰州自郡城灣頭折而東者為上河自高郵邵伯灌注
 於東北下鄉者為下河其上河自斗門入州境距州僅
 二十五里耳下河水道三支一自新城殿折而東北者
 經淤溪秦潼西溪以抵各鹽場一自新城殿折而直北

經魚行以至港口鎮又至凌亭閣與興化分界一自新城殿折而西北則盡於樊汭與江都接壤焉上河之高田常苦旱下河之低田常苦澇且上下河鹽艘千萬絡繹於途而不講開濬以為瀦蓄苦於澇者輒轉瞬而亦苦於旱然則言泰州水利者惟在挑濬及時瀦匯得所固東西二壩而使水有所制疏串場河及海口諸閘而使水有所歸即白塔芒稻之河流外洩之江而運鹽河濬之既淡必不至淺涸下河興化之隄亦未必阻西方之水勿復以曲防詎隣封也至若州城之玉帶河小西湖皆往日之名勝又一州形勢之所關也詎可聽其湮

沒而鞠為茂草哉

明太僕少卿陳應芳清河建置論曰漕河惟揚州城迄揚子灣一帶可四

十里地勢高阜延袤至邵伯鎮而北內外東西則皆諸水所匯而外自高寶興泰鹽城地形窪下共一沮洳之區也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因漢陳登故跡經畫就中築隄界水俾隄以西匯而為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由瓜儀以達於江為南北通津隄以東畫疆為田因田為溝高泰寶興鹽五州縣聯絡千餘里而遙而五州縣之水有廣洋射陽等湖以瀦之有廟灣石礎等海口以洩之不能易者也至明復大治隄以通轉漕是為歷世因之不能易者也至明復大治隄以通轉漕是為咽喉要害而離利民生胥於是依顧不重歟夫藉以資漕則隄以外不使水得出而後漕之通利也無壅遏淺澗之虞不然滔滔東注其有不決隄梗運者乎因田以定賦則隄以內不使水得入而後田之蓄畝也無滄沒漂溺之患不然混混西來其有不傷禾廢耕者乎何也以五州縣之水溉五州縣之田其瀦也有有限其洩也亦有限一遇霪雨尚爾泛溢湖決而下勢若排山四望汪洋總成一河當斯時也瀦不勝瀦洩不及洩數千里之內幾何其不載胥及溺也而漕計且壞不可支矣是纓

縷一線之隄者四百萬之軍需所藉以灌輸而國脈係焉百億萬之生靈所藉以待命而國本關焉故隄固則漕無害而淮南賴以平成隄壞則漕事阻而淮南胥為魚鼈此其利害不啻照數計而龜卜也所從來矣國朝御史宮夢仁疏理海口疏曰黃水視淮水為通塞所以捍淮水使專會黃水者高堰翟壩一帶隄岸耳其上流為阜陵洪澤湖淮水於此停蓄堰壩逆之西注會黃水以滌淤沙下流為白馬諸湖五湖之間皆為漕渠要害漕渠自清口對岸入天妃閣南下六十里達於山陽折而西南經黃浦八十里達於寶應逾汜水越清水潭百二十里達於高郵沿邵伯湖隄折而西流歷金灣茱萸灣百有十里達於江都又折而南十里由三汊河分二派於瓜洲儀徵入江曰裏河亦曰上河自灣頭開東南從芒稻河百有十里訖於泰州曰鹽河自泰州東西二壩過港口而北百四十里為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為高郵再折而西北百二十里為寶應又折而東北九十里為鹽城其間膏腴錯繡阡陌北隣草蕩鹽場星羅碁佈週迴千里祇憑舟楫為往來而由廟灣白駒下溪諸口入海曰下河上下河惟恃一線河隄蜿蜒其間登岸而望內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揚兩府數十萬之田賦離利由茲出焉淮揚六七州縣數百萬之戶日室廬由茲存焉故內開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結也人知高寶邵伯河隄為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壩又上河之藩籬藩籬不固門戶因之失守固也殊不知昔人云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尾閘也灌於喉而漲腹所必至者况多其人少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閘而謂不涿洞滔天也有是理哉古今稱善治水者莫如禹一日入於海再曰入於海孟子亦曰四海為壑是海之能受水而為水所歸也明矣豈歷官河上諸臣獨不見聞而故為是泄泄從事乎緣歲久日湮漸積壅塞民之豪強有力者盤踞其間安土重遷因緣為奸煽惑眾聽謂此不可柘而開也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窺伺固不自今日而多聚訟矣抑思黃淮入海以雲梯關為首稱其淮安廟灣海口以南有新興之匣子港鹽城有天妃口石礎口之新洋港伍佑之老人港與泰有劉莊之新團河白駒之牛灣河草堰小海之苦水洋涵河口丁溪馮家壩之龍開港以及車見浦載在志乘舊跡可循而何云柘始也即欲為居人計獨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為澤也至民竈田在范公隄內豈海潮所能驟侵又何有於鹹水傷禾淡

易州府志
卷之九
水利

水傷鹽之說乎况濬而淡之煮海者得不負戴而舟焉
 利當不在民後抑海口僅取出水勢不等於大洋帆檣
 難以競渡也此誠萬世永賴之休矣秦州舊志水利
 論曰泰州地前高後下若旄邱故水之建瓴而下者往
 往一洩無餘而境內溪澗沼沚又無所為停蓄之道以
 故奉固水鄉未蒙水利時被水害自海口漸淤不講乎
 水利之法於是蓄洩啟閉失宜而水旱均受其敵又秦
 之受水僅西瑣口咽喉一線之涓涓賴東西二壩為之
 堵截得其道者水有所制有所歸而
 旱又有所救反是而水旱均歉矣

揚州府志卷之九

揚州府志卷之十

風俗

土沃財豐俗寢驕侈滔滔江河波流曷止返樸還
 淳維上之使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作風俗志

俗之漸民久矣揚州土壤膏沃擅魚鹽布穀之利商賈
 懋遷有無百貨廩積故歷代繁華喜奇淫而惡樸拙都
 美盛麗之風靡靡成習亦其地使然也然高貴之室取
 多用弘有慷慨扶濟之心無慳嗇纖鄙之態一旦水旱
 興作民命利害所繫能用其有餘以扶助公家之急司
 馬遷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君子富好

行其德者維揚有焉顧去侈靡崇節儉革浮偽還樸誠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者非上之責而誰責耶方今仁漸義摩民俗未變守茲土者每月朔望日躬率僚屬約鄉之士大夫會耆老氓庶於敞開清曠之地恭講

聖諭

宣讀詳明如日月之光無不照臨如鐘鼓之著無不警

發由是州縣長吏各體是意以行於所治則

聖天子

教思無窮之恩徧及淮海風浴醇美蒸然日上三代之盛可再見於今余於揚人有厚望焉

冠服

冠以加首服以章身等威攸關分不容越近奉 功令

頒行品級帽頂名位秩然顧人情厭樸喜華趨靡如鶩

貂狐之服綺緞之衣貴賤無章奢僭甚矣昔晏嬰一狐

裘三十年主通綺羅錦繡不入於室劉摯子弟冠巾衣

服不從時製在昔名賢衣冠皆從節儉士君子自有道

德文章可以被體蚩蚩者氓抑何不愛惜物力耶

畧曰昔宋人章甫魯縫掖各從其俗非以為異也吾鄉之俗遠者不可觀已弘德之間猶有敦本務實之風士大夫家居多素練衣緇布冠即諸生以文學名者亦白袍素履庶氓之家夏葛冬布價廉而質素風俗儉薄如此今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求吳綉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袴襪亦皆純采其所製衣長裾闊領寬腰細摺條忽變易號為時樣有不衣文采而赴鄉人之會則竊笑之不置至於駟僮庸流么麼賤

品亦戴縉紳冠併優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朝貴履行道者踵相接而人不以為異昔鄭子臧好聚鵠冠其後遂及於難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若此視鵠冠何如哉

婚媾

婚姻者人倫之始古婚禮有六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也家禮以問名併入納采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數其實止納采納幣親迎三禮而已今興化寶應獨重親迎風猶近古郡城惟以華靡相競財帛相高動云古禮煩費宜從鄉俗不知古六禮具備實省於今今六禮不行而金珠釵釧錦繡綺羅花轎綵燈鼓樂戲筵等費十倍於古世俗波靡罔知古禮士大夫家何不省不經之費以從先王之制哉若夫希圖聘幣計較資裝則婚姻為市風斯下矣

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增苟賢矣今

宋司馬光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賢

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姑舅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歸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穉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未除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謂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禮約言曰凡結婚擇端正同志為媒勿用細人傳言
云蓋有一等婦人專一作媒不知大體多騎兩頭馬
家語兩家誤信因之生嫌起怨此禍福安危之關也鄉
俗多有有用者宜
相與漸裁抑之

喪禮

揚郡喪禮士大夫家用司馬及考亭家禮惟大小斂製
 迴殊若親亡之日孝子送飯土神祠次日起解城隍每
 七作佛事破獄救親皆背禮拂經之甚者也近日揚城
 治喪靈前笙簧絲竹之音勝於哭泣朝祖之夕演劇開
 筵聲伎雜還名曰伴夜至若芻靈明器丹旌彩翼舊志
 謂戚不勝文相漸成俗所信然也搢紳舉祭間有家廟
 民庶多從寢堂設龕奉祀親盡不祧宋司馬光曰世俗
 死及七七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
 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大罪必
 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無
 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

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人於
 其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之若
 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
 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
 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
 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極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
 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極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
 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
 曉也甚者至有傾家敗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
 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
 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
 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
 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四禮約言曰親
 友不為喪家煖喪不強孝子飲至醉不招妓作雜劇
 扮戲不靡費路祭不邀客送葬送賞註云世俗有煖喪
 者用鼓樂優人作雜劇或扮演戲文甚有強孝子至
 又有路設棚祭靡費不經意圖報禮者又有預要親友
 送葬因之斂分作賞資者以及撻壘搶紅之類皆所謂
 習而不知其非同志君子每相撻孽不從此嚴革之長

此又安附葬期忌日宋司馬光葬論略曰葬者藏也孝窮乎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

資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人雖卜宅卜日蓋

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

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葬親者往往久

而不葬問之日歲月未利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其也至有終身累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其也至有終身累

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

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若令自王公以

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飲何虛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人之竹禮違法未

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具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

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聽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陳淳釋忌說曰忌

日者何亡者屬續之日也亡者為何有祖焉有祢焉有旁殺之親焉然則如之何其忌之日此天理之至人情之極出於

其中秉彝之所不容已而非自外至者也蓋昔亡者於是日之亡也乃人道之大變為子者卒然遇之如天之

忽崩地之忽陷無所告訴正其箕纒徒跣擗踊哭泣傷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之時其為哀痛迫切之甚直欲與

亡者俱亡而不復意有此身之存者也雖其所服日月之已竟而此心之慕終其身有不能已而况於是日之

復臨則其感動又將何如耶下而為孫者若曾若元及旁而若弟若姪由齊衰以至功緦雖其發於容體聲音

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者其哀情有等級之殺要之當時於此則亦其遭變之始而痛於厥心者也豈以是日之

復臨獨能頑無所動耶此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以是日為人子終身之喪所以行乎是日者雖其全

儀廢缺不可復考而其遺言緒論猶間有存於檀弓祭義等篇如曰不樂不用日不敢盡其私若簡簡乎一二

語而其大義固已昭昭可推而見也夫亦豈止於若是而已哉夫亦豈徒然若是而已哉故君子為禮於是日也必視諸喪之餘以從事每事必變乎常衣必以素食

必以蔬不御酒肉不接聲色不敢他適不敢他舉惟專
有以致其事亡追遠憂思敬慕之誠然後為情文之稱
中哀樂之節得性情之正而不失乎聖人之意也嗚呼
此文王以是日必哀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
所謂天理人情之至而為萬世法矣奈何世之人不復
講乎此動惟適己以自便上焉既無追慕之哀而一肆
志於燕飲之樂若賀亡之為下焉又無戒禁之敬而蕩
無所不為無所不之殆若平安無事者吉凶紊亂常變
混雜抑不思今日為何日名之曰忌者其端原果何謂
昔之斯晨果何為而吾於是人又何屬也顧乃忍焉若
是寧不悖理傷義而類於無人心者與其有篤於奉先
者又不過精嚴豐潔為浮屠事祀非其鬼饋非其徒以
為是足以薦拔亡者而無憾於亡者之前則荒忽褻慢
姑泛為之一薦已則肆飲妄動又依然前之為也展轉
迷謬同然一習莫有以為非者有如近世先覺諸君子
更相証訂略有成說可舉可稽其覺迷警謬之惠大矣
某小子竊幸有聞斯義茲因祖諱之臨適吾房之直其
事蒙我嚴父所錄古今聖賢諸說命某釋之以詔吾門
內同奉祖先之人為之慨然有感
因發明於下方而請其警省焉

燕會

官家公事張筵陳列方丈山海珍錯之味羅致遠方伶
優雜劇歌舞吹彈各獻伎於堂廡之下事屬偶然猶嫌
太盛若士庶尋常聚會亦必徵歌演劇卜夜燒燈餽盡
珍羞果皆異品烹飪之法穿鑿精奇無乃暴殄天物乎
近日揚郡士夫清苦淡泊頗安蔬味顧習尚之侈何能
驟返耶宋司馬光曰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
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
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餽止於脯醢菜羹器用
澁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
非備器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
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波靡者蓋
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直率會銘曰吾齋之內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直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立坐臥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布置俯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

吾斯屏棄

元日

歲除換桃符懸春聯挂五色歡樂紙及元日家人肅衣冠稱賀食隔年飯不用新炊士庶家各立天地紙牌陳設跪拜雖違禮然亦報答生成之意戚友具刺互賀浹句奔走如織

立春

官僚迎春東郊昔令鋪戶各製綵亭伶人錦服前導又結綵爲采蓮船以教坊女奏樂其中近慮擾民一切禁革祇迎土牛芒神如常儀

元夕

唐開元時稱天下元夕燈火廣陵爲盛至今郡城小東門外自十三至十八夜街市架松棚結綵幔懸燈其下觀者踏背行游漏盡不休更有龍燈花鼓雜伎喧闐各燈肆鬪巧誇奇更炫人目

清明

前後三五日士女踏青泛湖游集勝地是日郡人罷市

出西郊蜀岡道上挈壺榼者絡繹不絕墓祭以不過清明為度修壠增土俱於是日他時掃墓或七月十五或十月朔日間有舉行若清明則無論貧富貴賤不敢後時

端午

是日解粽兒女佩丹符項背手足繫五色絲泛酒用菖蒲雄黃丹砂婦人用葵榴艾葉雜花簪髻午則棄之龍舟競渡當年瓜儀為盛近他州縣皆有之而江甘較勝

按荆楚歲時記云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又云五月五日競渡採雜藥取鳴鵪教之語以上迄今無異惟云夏至節日食粽今則食於端午不俟夏至矣

七夕

俗傳天孫渡河兒女守夜看彩雲或焚清香設時果乞巧穿鍼是月望日祀先薦新穀或赴寺院作盂蘭盆會

附薦祖考

中秋

節前鄉人以月餅相遺市上鬻餅由朔至望每夜懸燈於市街衢照耀里人競觀是夕人家設瓜果餅餌祀月兒女羅拜遠近鑼鼓聲與元夕無異

重陽

鄉俗相餽用糕以糖麩諸果雜揉為之鬻糕者作麩羊

標以彩幡供兒童嬉戲士民治具約伴出郭登高各選勝地把菊啣杯唯水鄉不與焉

長至

俗稱長至為大冬人家設牲醴祀先亦食熟飯賀節唯官僚士夫民間亦間稱賀各隨鄉俗

除夕

除夕前各家以禮物餉遺謂之饋歲是夕親友相揖拜謂之別歲闔門集少長羣坐設松盆火燒爆竹飲屠蘇酒達旦不寐謂之守歲先於二十三日用馬料飯糟果糖祀竈神曰送竈是夕再祀曰迎竈按荆楚歲時記云十一月八日

并以豚酒祀竈神今俗於是日以秬米雜蔬果煮粥不祀竈也即歲除祀竈亦不設豚酒

歷代風俗

史記貨殖傳漢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也其俗類徐漢書地理志漢興高祖兄子濞招致天下娛遊子翁枚乘鄒陽之徒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

隨書地理志江都淮南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其舊風也自承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表紀婚姻率漸於禮

唐李襲譽傳揚州江吳大都俗喜商賈不事農

杜佑通典永嘉之難晉室東遷衣冠萃止菟文儒術於斯爲盛今雖閭閻賤品力役之際吟咏不輟

宋史地理志揚州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性輕揚善商賈廛里饒富多高貴之家揚爲巨鎮便水運而隸淮服其俗與京東畧同

寰宇記其俗好學工文農民織紵稼穡
劉昌時蘆浦筆記攷太康地記謂揚州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予嘗爲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爲一洗躁勁輕揚之誣

紹熙廣陵志揚州牧守如王內翰韓魏公與歐蘇劉呂皆名德相望風流蘊藉故其俗樸厚而不爭好學而有文實諸賢之遺化也

嘉泰廣陵志俗從約而易化士循禮而多文

明洪武志江都當江淮之衝要俗喜商賈不事農業四方客旅雜寓其間人物富庶爲諸邑最

王慎學記地分淮海風氣清淑俗尚儒雅士興文藝絃誦之聲衣冠之選實異他州

呂師龍儀直學記隋則躁勁果決唐則喜商善賈宋則簡約循理其民安土而樂業其士好學而有文

高郵舊志居淮揚之間土高而廣於水俗厚而勤於稼

揚州府志 卷之十
人足於衣食有魚稻之富俗好談儒學桀驁之民好以訟相雄

舉貢題名碑記高郵古揚楚間大郡其人士醇樸喜業儒蓋自漢晉以來無流靡風其知名於時如孫莘老秦少游者代有其人

興化舊志地多陂澤民居水鄉以農漁爲業舟楫爲塗淳厚而力勤稼穡

寶應舊志其東皆沮洳卑下宜種稻粳其西陂高宜麥豆其民力稼穡而勤厚

寶應續志寶雖水邑士大夫多文采風流浴山亭池館息肩容膝其名臣詞客宴游贈答之篇甚衆

泰州舊志海陵幽邃地肥美民事耕業樵漁性多樸野士有文雅之風

經列職方飛潛適性動植有常草木核牧守題名記海陵爲淮東名郡俗號醇厚事耕稼尚儒雅恥以浮薄相誇

揚州府志卷之十 終

蘇州以管轄時籍...
 外安...
 士...
 秦...
 息...
 揚州府志卷之十一

物產

史稱食貨經列職方飛潛適性動植有常聿求核

實寧事鋪張五穀民命弗嫌其詳作物產志

貨之屬

銅鏡

唐於揚子江心鑄銅鏡宋尚入貢今無

莞蓆

白苧布

隔織

麻紙

皆宋時入貢土產

鹽

出泰州興化各場

草布

績黃草織成之一名廣陵

葛

曬白夏布

綿紬

生絹

稻之屬

黃稔

烏節

唐書地理志揚州貢黃稔米烏節米

大小香班柚

水赤柚

小白柚

龍爪柚

六月柚

齊梅柚

蘆桿柚

葉裏柚

麻觔柚

大鵝柚

揚州山田多宜柚故柚稱旱稻

始占城有此種宋大中祥符五年聞其耐旱遣使求其種二萬斛分給江淮間漕司令民擇田高者藝之因名稻占

白殼 白芒 早白 晚白 晚黃 赤鬚 黑支

焦黃 烏口 大紅芒 小紅芒 下馬看 六月

白 鷺鷥白 下歡 五十日 六十日 了田青

揀饑公 綆子籠 潮水白 拖犁歸 深水紅 梅

裏黃 弔殺雞 張公赤 磊塊赤 山骨崙 鶴脚

烏 馬尾赤 泰州紅 一名海陵紅漢書揚州有桃花米卽此種以上俱秬類 紫

紅芒 雀不知 觀音白 以上俱秬類 趕陳 羊脂 燕口

類亦稱

羊鬚 橘皮 虎皮 猪鬃 粉皮 雀不覺 以上俱秬類

麥之屬 麩麥 麩音礦 晚麥 淮麥 短桿 以上俱大麥毛詩謂牟也

秋始成

春麥 短管 赤鬚 蘆麥 北麥 以上俱小麥毛詩謂來也 蕎麥

菽之屬 大黃 大青 大紫 大黑 大褐 鴨卵

青 白扁 黑扁 白小赤 小小赤 菜豆 樓子

菜 摘角菜 鵝鶉斑 赤江 白江 摘角江 青

豌豆 白豌豆 白眼 紫眼 羊眼 鴈來枯 杪社黃

半夏黃 佛指 淮南王以豆爲乳脂爲酥今稱豆腐遂徧天下實濫觴於淮南也 豇

豆 蠶豆 黍之屬 秬黍 穠黍

稷之屬

秔粟

糯粟

金釵

婆不來

鐵落索

狗尾

附苽

即菰蔣草也高寶興諸湖多有之葉如蔗胡荻梗有首者謂之菰蔣秋牛米日雕胡

麻

即芝麻大宛種也道家以為飯葛雅川云胡麻中一葉兩莢者名巨勝

菓之屬

苧麻

蒜麻

木棉

黃草

蔬之屬

薯蕷

即山藥北戶錄曰儲也為麵餅味極芳美因避唐代宗嫌名改薯蕷又避宋英

芽嫌名改山藥後遂仍之

百合蒜

博物志云江淮間百合根大而味甘芋俗呼芋苗大

謂蹲鴟也

俗謂之臺菜本草揚州菘菜葉圓而大有毛噉之無滓絕勝他土所謂白菘也又有

牛肚菘

陸機草木疏曰蕪菁也又名蕪菁漢諸葛亮行軍所止令軍士種之蜀人呼為諸葛菜揚

州亦

然葵

菱首

菱兒菜

蓴

苻

水芹

出儀徵者長尺味

佳蒲芽

槐芽

椿芽

豆芽

藕苗

十人名蒲苗出

芥薑

莧

有紅白紫三種又馬齒莧

苦蕒菜

蕒音俗芭也俗呼芸薹菜

茗蓬菜

又名甜菜

蘿蔔一名萊菔有紅黃白三種

蒿苳

韭

葱

薤

大蒜

芫菜

生菜

藤菜

白菜

波稜菜

北戶錄婆羅國獻稜菜火熟之

能益食味菜以國名

刀豆

扁豆莢

豇豆莢

豌豆頭

藜荷

藪菜

本草揚州藪菜味辛溫多食令人喘齋枝蔚食齋詩二首謾笑蔬

盤只久空今朝食齋感春風還愁滿地花如雪惱殺吟

詩陸放翁又適口長堪敵八珍十錢能買不愁貧也須畧借薑鹽味笑爾饒於食淡人

爾饒於食淡人

苘蒿

蔓蒿

地耳

一名地踏菜狀如木耳笋

蔬之屬

西瓜

學圃雜疏以為金征西域得之洪皓自燕中攜歸故以西名

王瓜

一名

瓜甜瓜

苦瓜

菜瓜

南瓜

葉葉瓜

絲瓜

冬

瓜香瓜

壺盧

俗名葫蘆明朱日藩家園種壺盧詩春柳半含萑春鳩屋上啼弱雨何

揚州府志

卷之十一

二

日引長柄得誰攜瓠落非無用鳴夷

瓠子

茄

大業雜記云揚

可滑稽揮鋤不覺倦新月在樓西

黃獨

俗呼黃精誤

果之屬

蓮子

藕

出邵伯湖者尤佳元郝經食邵伯藕詩云齒頰永漿流不盡灑然嚼

碎雪玲瓏又高郵寶應湖中多芡

芡

方言曰雞頭宋黃庭堅次王定國揚州見

寄詩云飛雪堆盤膾魚

菱

武陵記云兩角曰菱四角三

腹明珠論斗煮雞頭

桃

種類甚多惟沙桃最佳實如鵝

者浮菱江淮人曝其

桃

卵大味甘肉與核離出江都東

子以為米可以當糧

李

有麥李出槐子橋汪家園與麥同

沙諸處

李

梨

柿

栗

櫻桃

木瓜

雞拱子

鳧茨

林檎

棗

杏

梅

杏

荔枝

本草作

入野澤掘鳧

林檎

棗

梨

柿

栗

櫻桃

木瓜

本

楨

似梨而色黃

核桃

銀杏

葡萄

枇杷

草之屬

菅

蒲

艾

蒿

蒲黃

蘆

荻

葦

芡

茅

蒲

艾

蒿

蒲黃

蘆

荻

葦

蒲

莎

萍

藻

蘩

艾

蒿

蒲黃

蘆

荻

葦

席

水松

鳳尾草

虎耳草

吉祥草

佛指甲

蒺藜

薜荔

淡竹葉

綠竹

猗猗

綠與菜同一名王芻又終

朝采絲不盈一掬此也

木之屬

楊柳

扶芳

桑

栝

吳郡送扶芳二百樹

白楊

青楊

黃楊

桑

栝

榆

槐

棟

松

栢

檜

檜

檜

檜

檜

易州府志

卷之十一

物產

四

有雙檜安所手植宋時尚櫟 櫟 椿 楓 椒 梧

存歷代題詠甚衆今別載 櫟 櫟 椿 楓 椒 梧

或曰楮桑荆揚謂 皂筴 亦名皂角揚州有 櫟 幽州謂之穀桑

之穀今土名穀樹 皂筴 亦名皂角揚州有 櫟 幽州謂之穀桑

橘 香櫟 儀徵 棠梨 茱萸 風土記曰 茶 寰宇記云蜀

香味如蒙頂所產歲入貢舊有春貢亭卽製茶所宋王

禹偁揚州茶園詩云蔽蒂餘千本青葱共一園芽新接

老葉土軟進 淡根是也

花之屬 瓊花 詳古芍藥 揚州昔以芍藥擅名宋有園

壇開明橋有芍藥花市劉放王觀孔武仲艾且各有譜

效譜凡三十一種武仲譜三十二種丑譜二十四種惟

觀譜益以八種今合計御衣黃黃樓子袁黃冠子峽石

黃冠子鮑黃冠子道教成如鵝黃冠羣芳賽羣芳盡天

王點教紅績嬌紅醉西施湖縵 池紅素教殘淺教勻

醉嬌紅擬香英 紅縵金囊怨春紅試濃教簇紅綠

取次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蘸金香宿教教聚香絲楊花冠子菊香瓊曉教新試

救銀含稜共三十九種宰相韓琦守揚州日郡圃芍藥

盛開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圖不在三十九種之內

劉放序畧云熙寧六年放罷海陵至廣陵正四月花時

會友傳欽之孫莘老偕行相與歷覽人家園圃及佛舍

所種凡三萬餘株芍藥嫩好及雖好而不至者盡具矣

扶風馬昭府大尹給事公子也博物好奇爲余道芍藥

本末及取廣陵人所第名品示余余按唐氏藩鎮之盛

揚州號爲第一萬商干賈珍貨之所叢集百氏小說尚

多記之而莫有言芍藥之美者非天地生物無祖於古

而特隆於今也時所好尚不齊而古人未必能知正

色爾白樂天詩言牡丹取叢大花繁者爲佳此最洛人

李嶸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官於此或遊於此不為不久而畧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為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等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當俟來

牡丹 海陵西溪牡丹宋時最盛 綉毬 卽聚者以補之也 范仲淹呂夷簡俱有詩

花 李東陽觀揚州察院八仙花詩春風不見廣陵花忽到行臺御史家九曲闌干隨月轉兩行環珮倚空斜品題自稱仙為骨搖落空知歲有華梅相傳有東閣官莫遣風霜浪摧折高枝須待楚江槎梅梅之句故言梅花者必稱揚

蠟梅 紫荊 薔薇 木香 夜合 一名合歡 州詳古蹟

又 木槿 笑靨 郁李 粉團 棣棠 海棠 府有 青棠 鐵便 有垂絲 金沙 石竹 玉蝴蝶 玉蘭 一名迎春 亦

近年為繁種種菊者多從遠方購致異種洋菊尤奇 海仙 桂 安石榴 山茶 單瓣大者日日丹瓣重疊差小者曰寶珠 宋蘇軾揚州梵行禪院山茶詩山茶相對阿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渠渠不會 辛夷 一名木筆 唐皮日休揚州觀細賦偏勝耐素功螭首不言披曉雪麝臍無主任春風一枝拂地成瑤圃數樹參庭是藥宮應為當時天女服至今猶 芙蓉 荷花 宋歐陽修守揚州時每逢暑則未放全紅 芙蓉 荷花 攜客過平山堂遣人走邵伯湖取荷花千餘朵傳客飲酒載月 碧桃 金鳳 罌粟 而歸今邵伯高寶諸湖花猶盛

水仙 玫瑰 萱 山丹 葵 有荆葵戎葵秋葵色紫 俗名百日紅 羞天蓮 鹿葱 金林檎 木蘭 石塔寺有 王播寄 鴈來紅 卽後庭花 龍爪 金盞 蝴蝶花 長春 食處 玉屑 珍珠 黃雀 玉簪 雞冠 以花形類雞冠故名近則種類奇特

五色續紛有似
牡丹芍藥者
金絲桃
尋金蓮
到線紅
剪春羅

剪秋羅
蘭
金蓮寶相
夜落金錢
白者為夜
落銀錢
金

燈
金錢
北戶錄云來
自毗尸沙國
山礬
瑞香
一名睡香
梔子
一名林

梔水
結香
茉莉
虞美人花
孫枝蔚詩帶雨嬌啼面
迎風巧笑唇還同在
下歌舞
暫時人
芭蕉
茶蘼
亦作
凌霄
月月紅
旋覆花
俗名

竹之屬
淡竹
苦竹
晉戴凱之竹譜註苦竹有白有
紫而味苦圖經曰苦竹一種出
江淮肉厚而葉長潤笋微有苦
味俗呼甜苦笋食品所最貴
筍竹
象牙竹
笋似象
牙故名

支竹
斑竹
又名湘
妃竹
蕤竹
斬黃間名叢竹近
揚人多植之窻戶
檳榔竹
具

白竹
多生此竹揚州其移本也
弓竹
戴凱之竹譜云連州抱腹山
其節稀曲生多卧
依木注出揚州
紫竹
水竹
鳳尾竹
馬鐙

藥之屬
天南星
五加皮
一名文章草今
高郵以之造酒
苦參
柴

胡
天麻
前胡
益母草
槐角子
出高郵三
皇廟者佳
紫葛

三稜
車前子
蒟蒻
本草揚州
有蒟蒻
紫蘇
出高郵
老鷓

眼睛
本草出
高郵
海艾
本草揚州海
艾人鮮知之
蛇牀子
通典云揚州貢
蛇牀子蛇牀仁

菴間子
白芨
青箱子
蒲黃
馬鞭草
稀荻草

出高郵亦
以釀酒
茵陳
本草注蒿類經冬不萎因舊苗而生故
名因陳淮揚人家二月二日采野茵陳
苗和粉
青蒿
春生嫩苗可食今人采和
作餅
米粉為餅餌色味俱佳
女徵實
天花

易州府志
卷之十一
物產
七

易州府志

卷之十一

物產

七

粉 何首烏 有赤白二種赤為雄白為雌出高郵神居山上者佳 瓜蔓 亦名括蔓唐書地理

志揚州有 澤漆 根曰大戟圖經云淮南出者莖圓高三四尺苗如百合即澤漆也 兔絲

子 俗名金線藤通典 馬芹子 似蒔蘿褐色泰州所出多 杜若 香附

子 白前 木通 吳茱萸 馬兜鈴 夏枯草 鶴

蝨 芍藥根 有赤白二種 紅花 本草揚州紅花色最艷亦堪作胭脂 芫花 菱

狴 穀精草 劉寄奴 天門冬 薏苡仁 苦苧藤

金銀花 馬攔頭 甘菊 有黃白二種出高郵土人搗以為醬 遠志

羊蹄根 陶隱居云秃菜也又名遂毛詩言采其遂 五葉藤 蒼耳 三賴子

薄荷 荆芥 芎藭 枸杞子 其葉俗名甜菜有紅黃二種其根為地骨

商陸根 王不留行 亦名麥藍子 楮實 元參 細辛

白芷 茴香 瞿麥 牛蒡子 桑白皮 半夏

慈姑 蒲公英 蒺藜子 三白草 海鯽鮓 土牛

藤 龍膽草 鱧腸草 即旱蓮草

羽之屬 鶴 一名黑尻善旋飛江淮有烏羣千

百每日自官河南顧家墳樹飛集 鴈 燕有二種越燕小而多聲好

巢人家門楣胡燕 鴟 高郵泰州人家養為羣楚之間

謂之鸛鴟高郵博支有巨鷄高四五尺 雉 鳧 俗名野

與海處尤多每飛 啄木 色有褐有斑褐者雌斑者雄又

火老雅王禹偁詩淮南啄木大 鵙 一名鶻伯勞 鶻鵙 天鵝

蠟嘴 鴻鵠 鷓鴣 鷹 鷓鴣 鴨鴨 戴勝 陸佃云即

布穀俗名郭公 畫眉 百舌 鸚鵡 俗名八哥揚州人或剪去舌端教之言語見荆楚歲

時黃鸝 鳩 鴛鴦 俗呼黃頭 鶻 鷓鴣 喜鵲 鴉 鴿 鴛

鴛鴦 鷓鴣 鴉 鴿 鴛 鷓鴣 鴉 鴿 鴛

翁 花鵝 十二紅 叫天 鷓鴣 雪姑 鷓鴣

練雀 麻雀 紅冠水雞 黑羽紅冠高足大如鷓 鷓鴣 鷓鴣

鴨 脊令 魚虎 小而五彩沿河岸飛俗呼為翠

毛之屬 牛 風俗通曰牛乃耕種之本揚州尤多水牛 馬 驢 羸 羊

犬 豕 方言吳揚之間謂之豬檻葶曰槽 鹿 麋 陶弘景云海陵間最多千百為羣多牝少

麋 麀 獾 獺 貓 陸佃云鼠害苗而貓捕之故字從苗 鼠 其畜多壽江淮

狐 兔 黃鼠郎 狼 興化志歲旱來自海東田家多樹束草疑之則

鱗之屬 鱒 鱣 大者數百觔江海所產時出江中四月間至瓜洲土人以為鮓鮓間取鮓者多

在 金焦山下 濟南王士徵咏鮓魚短歌 江南四月櫻桃紅 笋芽出土千萬叢 江村漁具中流集 銀鱗撥刺網

不空截流布網金山側 一尺霜腴數金鱗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值感君七箸不相忘 遠自江南寄江北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云出江湖間 北部所 鱒 有青白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無南人多以作鮓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刀 鱒 亦作黃鱒 海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此魚故名今邵伯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湖中產者小而佳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中最為 鱒 俗名 比目 俗呼鞋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斑魚肝有毒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出海者尤甚 鱒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鮓

易州寸志 卷之十一 物產 九

之益益中以爲近玩近日種類甚多
有一對值數金者好事者競購之
閩魚 閩年自海中出骨可爲橋

鱸 鱖

介之屬

龜 鼈

蟹

方言爲郭索雄者
齊尖雌者齊團 蟛

蜞

蟹之小者土人
以鹽製貨之

蝓 蚌

一名截蟹蟹中最大者
其螯剪物如截故名

蚌 蛤

蜊

生海濱沙土中多作醬
以充海錯鮮嫩尤美

車螯

似蛤蜊而大 宋王安
石車螯詩車螯肉甚美

蚶

由美得烹燔殼以無味棄棄之久能存予常憐其肉柔
弱甘咀吞又常怪其殼有功不見論醉容快一噉散投

泥 贏 大者名土蚶 贏 一作螺史記貨
拾待用訊醫門 俱出各鹽場 贏 楚越之地

果

亦無千金之家魏書袁術在江淮取贏蛤民人相食
果隋贏蛤不待買而足是以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 蝸

贏

一作螺蚶其生海中者曰石砧
海蚶居民多以鹽炒售市

俗名龜脚唐王維送
元中丞轉運江淮詩去

元

珠官俗來經石砧春 蜆 蚌

蚌

蚌

江海湖港皆有之
小者名女兒蜆最

鮮

美海濱多曝爲 蝦 種類甚多土人或鹽以爲醬或醋
腊以其鼻充海錯 蝦 以爲米名小白者美大者長數寸

謂

之 爾雅曰江淮間蚌
對蝦 屬 長而狹者曰蠃 蠃 諸 兩雅曰似蝦幕居陸

蠃

陸機毛詩疏曰蠃短狐一名射工如龜
三足江淮皆有見水中人影含沙射之

陸

機毛詩疏曰蠃短狐一名射工如龜
三足江淮皆有見水中人影含沙射之

保

之屬

蜂

揚民有蓄蜂釀蜜
者蜂聚以千萬計

蝶

尺蠖

伊威

蠶

蠟

即白
蠟蟲

蟬

螳螂

蠹

蠹

蝮

俗名
上狗

紅姑娘

在榴
葉者

名

天漿子在棘枝者名棘
剛子在楊樹者名楊癩子

蜻蛉

蜘蛛

蟻

蟻

蝙蝠

絡

緯 俗呼紡
績婆

蚱蜢

了子

螢

隋有螢苑
詳古蹟

蟬

壁虎

以

善緣壁故
名卽守宮也

蜈蚣

蟋蟀

一名
促織

鼈

亦作
鼈

蚊

說文楚謂
之蚊夏小

正

日

蠅

本草作田雞亦呼水雞形
似蝦蟇江淮人多食之

蚯蚓

有白頭者
出蕃釐觀

后

土祠後

蟻

蠅

叩頭蟲

可

人藥

蟻

蠅

叩頭蟲

物產

上

上

酒之屬 雲液 瓊花露 平山堂 土人取平山堂之泉水釀酒故名

凝香堂 淮海堂 皆宋舊品具寶祐惟揚志 雪酒 釀自郝氏 木瓜酒 佛

手柑酒 菖蒲酒 白酒 以上俱出郡城 生春酒 出儀真 五加皮

酒 冬青酒 稀荳酒 俱出高郵 綠羅春 秋露白 俱出泰州 喬

家白 汜光春 俱出寶應

揚州府志卷之十一 終

揚州府志卷之十二

學校

廣川令範安定高風人文毓秀聿肇泮宮規模大

備祀典攸隆濟濟多士莫不率從作學校志

古者教士之制備於膠庠自

先師孔子設教東魯為萬世所宗凡諸生誦法皆聖人之

遺澤也漢唐以來雖祀典屢崇於辟雍而學校建置未

嘗徧及天下即博士文學掾等官亦無常設宋慶曆四

年始詔各州軍建學明洪武間始定府衛州縣教授學

正教諭訓導之官制於是廟以妥聖署以建官堂以課

士規模畫一然典禮猶多未備也

皇朝平定海內文教覃敷順治九年

命禮部頒卧碑於學康熙二十三年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懸

先師廟二十四年頒

上諭十六條二十五年頒

御製

至聖先師贊二十八年頒

御製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贊四十一

年頒

御製訓飭士子文五十一年奉

旨陞祔先儒朱熹於十哲之次改題其主曰先賢五十五年
奉

旨以宋臣范仲淹從祀兩廡稱先儒雍正元年奉

旨追封

先師五代王爵并置主崇祀改啓聖祠爲崇聖祠二年奉

旨增祀先賢蘧瑗林放秦冉顏何牧皮縣亶公都子樂正克

公孫丑萬章先儒鄭康成諸葛亮范甯尹焞黃幹陳淳

何基王柏魏了翁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

陸隴其於兩廡祀先儒張廸於崇聖祠頒

御製萬言廣訓四年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懸

先師廟

詔郡縣春秋丁祭增用太牢八年

欽頒大義覺迷錄又屢頒

欽定書經詩經春秋傳說彙纂

諭士子講求性理學為醇儒凡所以尊

師重道以及興賢育才之典茂以加矣揚郡夙號名區諸

生幸得生逢

盛世躬沐壽考作人之雅化科名鵲起遠勝前代自康熙甲

戌榜以後郡屬登鼎甲列鄉會元魁者濟濟稱盛我

皇上御極之十年壬子秋榜第一人十一年癸丑禮闈及

殿試及第第一人皆在揚郡詎非人文勝事而允為淮南學

校之光哉恭逢車書一統祀典攸同凡宮牆之制度聖

賢之位次牲帛籩豆之數鼓鐘籥翟之陳不復縷載惟

志一郡之建置并先後修葺時日略採前人記序以附

於篇至於學田之多寡書院義學之存廢與他郡各有

不同亦附見云

揚州府儒學在府後儒林坊元以前無考明洪武中知

府周福原即舊規重建正統間知府韓弘因藏書樓改

建崇文閣并更衣采芹二亭天順八年御史張黼成化六年知府鄭岑先後修葺嘉靖四年殿燬於火知府易瓚重建八年知府陶儼萬曆三十三年知府朱錦崇徵八年知府韓文鏡先後重修

國朝順治二年知府胡蘄忠康熙十九年巡鹽御史郝浴二十二年知府崔華五十四年知府馮肅先後捐修五十九年教授陸翼捐建魁星樓於大門內雍正元年知府孔毓璞改建崇聖祠於尊經閣後六年運使朱一鳳署府事同知曾弘緒重修

聖像暨四配十哲像設兩廡增祀先賢先儒木主十年教

授段西銘訓導徐式瑗督修殿廡及明倫堂類十三年郡人汪應庚以府縣學宮建自明初歷今近四百年雖遞經修繕而補苴不足以持久遠願獨力鼎新之呈請報可撤兩學之內外規畫締造雖由舊而不異改作聖像暨配哲像俱摹諸闕里使肖其真所費至五萬金有奇歷三年而後功成鞏固巍煥勝昔觀矣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明倫堂 志道

據德依仁游藝四齋 尊經閣 即崇文閣 敬一亭 文昌

樓 魁星樓 海神祠 土神祠 射圃觀德亭 頤

正堂 玩易堂 號舍 祭器庫 樂器庫 成賢育

才二坊 教授宅 訓導宅

廩膳生四十名一年增廣生四十名附學生每逢歲科

試舊額取入二十名康熙二十七年奉

旨廣額五名共二十五名外額取商籍十四名竈籍六名共

二十名武童歲科并試額取二十名

學田一千二百五十畝七分五釐每年額租銀三百八

兩五錢一分七釐四毫八絲本學額分其半江甘二學

均分其半俱為庠生膏火禮生衣帽寒士賑給暨修繕

學宮補備祠祭缺乏之用

內城東手中沙水田一百畝天湖蕩田一百四十七畝

南六淺水田三百十畝高田二十畝許家澳水田一百畝

俱在江都縣境 城西石橋田四十一畝八分二釐

毫甘泉山田五十二畝六分大明寺田十一畝五分八

釐五毫城北黃子湖水田五十二畝觀音寺田一百三

十五畝六釐七毫八塔舖田二十五畝又八塔舖田一

百二十四畝九分六釐四毫雷塘田十畝沙家尖田十

四畝二十里店田二十畝俱在甘泉縣境 外江都縣

殷家厦田十三畝四分每年租銀本

學徵收為春秋二祭份生飯食之費 乾隆三年郡人汪

應庚於修學後復蠲銀一萬三千一十七兩五分置學

田一千四百九十八畝四釐二毫每夏秋比鄰徵租易

價輸府庫除供學宮歲修之費外餘存者積至鄉比年

分給府江甘三學文武試士資斧通詳永著為例

田皆 在城南瓜洲八里舖河東江都縣境內

其領種佃名及額包租斗清冊備府案 宋陳造揚州府學進士題名記曰科舉取士肇於漢詳

之於吏苟曰是本進士則逆以廉隅辦濟必之而東南
之地連山大川拱揖後先建楚蜀而下東為揚州其勢
之磅礴氣之扶輿若盜驪駮耳驚驅長鷺而忽蹠足驥
首徘徊顧慕而不去則其鬱蓄鍾孕非奇傑哲父無以
當之開國至今揚之士安才邃學政事文章所謂奇傑
哲又不知其幾而科第所得為多至呂公溱王公昂李
公易皆魁天下士盛矣哉南渡以來士氣交風中坻而
漸震雖消長汚隆有不可得而齊然其江山形勢磅礴
而扶輿自若也而各世之儒復自魏科與夫政儲宅揆
之望則士畏古卑今自重之弗果其可哉某無似忝師
帥之任撫俗育材其職也庀事二年里閭無愁歎而
於學政尤未始敢忽茲荷上恩俾因任以究已試或者
學校科舉之間猶及拭目平日之盛歟故取國初以來
揚之士題慈恩之名者刻諸石置於學宮示予所以期
諸生之意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觀者其可忽
諸明鄒守益揚州府學田記曰嘉靖己丑兩崖朱君
廷立以御史按治於揚始至曰於戲揚俗尚侈奢會以
商始我其申飭於商無或華居室美衣服盛宴會以眩
民說違者有常刑時陶君儼為揚州守起而議曰揚俗
尚侈變之自土始惟我與子匡翼於庶士曰冠曰婚曰

喪曰祭咸率訓典以立民準既越時陶守復於兩崖曰
惟商畏威惟士克由禮惟公之休惟士有困乏欲趨禮
而扼請得以贖罪金市田於學凡郡邑諸生弗能婚弗
能葬弗能給及學官之廉而貧者咸議所以佐之兩崖
曰嘻富而約之貧而弗能助是教弗溥也惟我與子協
贊其宜以溥茲成陶君退而屬其僚郝君守正白君鑑
相度原隰覈沃避磽務永其利揚之民卞瑋割田百畝
以為義倡就其旁買田二百四十畝合三百四十畝以
輸於學會黃君國用量移推郡事歎曰教之弗明獄用
滋豐盍昭茲義俾久而孚乃與教授陳君克昌酌其個
種出納之宜無或市恩無或歛怨無或啟奸勒諸碑陰
以範來者東郭子守益曰書不云平資富能訓惟以承
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古者制民恒產而迺以庠序申
以孝弟無有貧富各正其德而月其生是之曰王道奢
靡而弗以禁是縱諸惡也貧乏而弗以援是棄之弗納
於善也民是以日入於辟而弗永其天年夫制民之產
未之能議也議為之兆白諸君子始惟爾諸生無先於
食而後其學惟司其事者無以利疚於義上下一於德
義以光嘉績庶以訓於四方 國朝郡守高士鑰重修
揚州府江甘三學記曰學校為王政之本自古致治之
學

盛衰視其學之興廢我

國

家統一車書謹庠序之教風俗淳美而人材衆多詩書禮樂之澤直比隆於三代極盛之時而所以加意於學者亦未嘗不藉賢士大夫之經營也揚州人文淵藪有

夫

子廟二一繫之府一則舊屬江都今合甘泉之博士弟子員釋奠釋菜以時絃誦於其中是謂三學溯其始建閱今逾三百年歲久漸圯余來守是邦禮謁之初即汲汲以重新為已任顧經費浩博謀所以鳩工庀材者未

得也

世宗

憲皇帝之十有三年

特沛

德音 詔所在官司支正供以有事於學余方喜幸承

令規度唯謹郡有光祿少卿汪君應庚者起而請曰某

天子

家世儒業先人蓋嘗有意宮墻願勳美富矣今

尊聖右學則小臣之急公思効亦其分也余聽其言而

具牘臺省檄下曰可光祿欣獲厥志罔憚其勞梗柁甃

甃之運連檣江湖填巧斤削之勤靡間寒暑歷三年而

後有成棟宇峻整廡序枚實自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

啟聖祠旁及齋居之宮師儒之廨無不美輪奐與閎耀

以新而重門週垣則有容有翼稱廟制焉外之仰焉而

歸麗者曰文樓曰魁閣內之履焉而寬廣者曰園橋曰

泮沼凡皆更其敝陋增修而式廓之蓋所經營者備矣

更念袞衣章甫圖像未必克肖其真特諮善工摹諸闕

里俾萬世之仰瞻者儼乎其親聖人之馨劬也功不尤

偉且大乎是役也計費至五萬金有奇而學宮之崇壯

遂為東南冠其祭器樂器並製如魯廟堂之式所費亦

二千金有奇光祿且謂慮弗周於有終功難俾其勿壞

雀鼠之穿漏風雨之飄搖未當誘為異人事復出金萬

三千兩有奇購城南良田千四百九十餘畝輸諸公以

歲入之租為繕修費贏羨者則籍而儲之官於賓典以

寒峻焉其思深惠溥又請永著為例者如此嗚呼世之

擁厚貲者蓋有之矣齷齪者無論也其所稱樂善好施

者但致力於琳宮梵刹以冀福田利益耳於學校未嘗

過而問也或者承有司之敦勸苟且塗飾要不過枝梧

目前而止若光祿者內行修謹淵懿樸茂實有得於聖

人之道故能舉三百年來鄉大夫所不能為之事肩而

荷之殫思竭慮謀及久遠豈非知所當務有足以風示

無窮者歟新學成余固樂得於其中修明禮教以上贊

王化之隆而其程功之始末則不可以無考也是為記

附

資政書院

在府治東隅明成化間知府王恕建弘治間知府馮忠重修明張元徵資政書院記曰

惟揚郡廳事後之良隅有隙地廣袤數十丈今太子太保冢宰王公守郡時嘗構屋數楹於其處內置經史以爲燕休玩索之所取仕優則學之意揭名於其楣曰資政書院既而慨茲郡自謝涇第進士來垂五十年無繼者豈曰乏才教化之未至耳乃銳以作興自任簡郡邑學弟子若干員居業其間每聽政暇輒親與講切而究其功程雖大寒暑不廢晝或輟於公務暮必如故事至夜分乃已飲食楮筆悉資之非朔望不得輒出間復考第優劣以獎其進而策其不進者由是衆皆勸勉以求不負所教而端所履以故登名甲科者遂數有其人未幾公以治行第一遷江右方伯去嗣政者有舉有廢今守馮侯忠至既景仰公之爲人復推原惟揚士子之舉進士者若大叅張龜憲副俞俊高銓憲僉邱俊張銳李紀郡守馬岱監丞吳傑無慮十數人出科貢者若貳守張冕通守錢珏等無慮十數人魁多士於南畿則又有張文魁多士於天下則又有若儲壘以爲凡此皆公與告就之所及繼是以往又將壘壘不已焉是公教

於無窮而茲書院豈可俾之廢而不肯又豈可俾之泯而不彰於是聞於巡按侍御張公徵欲卽其處而弘其規將以紹公之志而綿公之休張公躍然躋之趣侯亟成且語侯曰公當代正人天子之所毘倚吾儕賢大夫之所恃賴其在前朝忠言讜論有以彰聖德之能容者多矣人徒見公正氣勃勃正言巍巍其所建立軒轟煥煥重天下而聳四海殊不知公皆自學問中來也觀茲書院之作與其所名則公之心何嘗一息忘乎講學抑所以根柢乎政業者其深厚何如哉士類之作興造就特公緒餘耳官茲郡者欲躡公之跡其必心公之爲人欲心公之爲人其必學公之所學卽茲書院可鑒已馮侯唯唯而退因或增其故或起其頽中爲堂三楹左右廂各十楹外爲門一楹左右掖之以券廂各置書几於楹間以待學者肇工於弘治己酉之八月落成於是年之十月將礮石屬能文者表章之適余奉命選士南旋張公與侯各述其說以請復曰先生公一流人也記其無辭余惟公之跡固可紀而侍御公之樂成人美馮侯之克念前功皆可紀也况其所稱道又各知所重又俱可傳於是乎記之俾鑿諸石

維揚書院 在西門內仰止坊明嘉靖間御史雷應龍建
萬曆間御史彭端吾修崇徵間御史楊仁愿
復葺今圯 明錢謙益重修維揚書院記畧曰維揚有
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摠衣升堂昌明
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
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
修而作之祀董仲舒以後諸賢於其中高館會樓宏壯
靚深故御史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者秦
和楊君愾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夸而爲長亭厨傳
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書院以書屬予曰願
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曰者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端於
萬曆之中而浸淫於天啟之末迨於今講者熄禁者亦
弛胥天下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鈞黨促
數文網鍥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隕阨
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士氣卒以勝
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鐫夸其廉隅矜其頰舌頑鈍
狂易集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由此言之講學與
不講學之效概可知矣楊君今之有心於世教者也當
軍興倥偬徵求旁午之會捨鹽鐵之策而修師儒講肄
之事其必以爲整齊化導之務莫先於此歟是誠不可
不有以記之

安定書院

在府治東北三元坊康熙元年巡鹽御史胡文舉建祀宋儒胡瑗後圯徹雍正間離史尹會一重建增置學舍以爲郡士課肄之所

甘泉書院

在廣儲門外明嘉靖七年巡鹽御史爲南京某改曰崇雅書院復置若水木主於堂

謝安書院

在邵伯鎮

五賢書院

在瓜洲城內明嘉靖間建合祀漢董仲舒宋

魏公詳請學憲象岡胡公植建祠於鎮城內合祀漢江都王相董公仲舒宋胡安定公瑗文信國公天祥樂李公衡竹西王公居正於正廳扁曰五賢祠又建數楹爲諸生會文所額設稅課司徵收本鎮南西北三門地租銀九兩有奇以供有司春秋祭祀餘作歲修之費

迨庚申合川周公分守茲土公濂溪後裔也集諸生
 學於此見書院傾圮即捐俸修葺重建正廳為會文
 旁整書舍六間繚以墻垣令士人誦讀其中於是鎮之
 諸生始得正學焉隆慶己巳鳳崖陳公萬曆乙亥紹峯
 嚴公復相繼修飭乙酉閩中張公蒞任謁祠見地勢卑
 濕廳堂不固方議改建後值風雨暴作潮入中堂墻垣
 頽敗相度演武場廢基塏爽請諸當道鳩工飭材而更
 遷之建正廳五楹特祀五賢題曰風教堂景行堂旁為
 神厨餘建置精舍西有省牲二齋斯飛斯革鼎勅一新
 院後西南空地令民佃租每歲計銀一兩五錢充祠香
 火費壬辰歲復就圯巡按御史高公至目擊心傷思為
 世守計乃諭有司確查五賢子孫有無嫡派堪作養者
 移會提學世襲奉祀惟得安定後裔胡潮鳴給以衣巾
 令其世守祠祀夫五先生炳炳麟麟名垂天壤廟貌翼
 然即於昭之靈實式憑之為後人者庶幾善自砥礪無
 過佚前人光即多士誦此中思其高風大節如或見
 之其亦是訓是行奉為居身之珍乎余每游瓜渚瞻拜
 徘徊殊不禁高山仰止之思爰忘固陋為記大略云

社學 一在南門內一在西門內一在小東門內一在大東門外宋嘉泰二年教授喬行簡建明萬曆崇徵

國朝

兵備道熊尙文鄭二陽先後修葺
 國朝康熙十三年知府金鎮復修今俱圮

義學

在府治西康熙五十一年知府趙弘煜建並置承
 安鄉陸家莊秧田二十五畝豆田十畝供學內之

用雍正四年知府孔毓璞復
 置再興洲稻田五畝五分

甘棠義學

在邵伯鎮街北康熙間本鎮紳士仇必昌蔣
 鑣潘榮杏等募買民房公建雍正九年三家

後嗣倡
 首重修

江都縣儒學宋紹興十二年州守許中建州學始以縣
 學附明洪武七年知縣宋啟始分建於縣北開明橋西
 駱駝嶺上二十七年知縣丁師尹建殿堂齋廡正統三
 年兩淮鹽運使嚴正建崇文閣五年巡按御史郭觀建
 射圃景泰五年同知蔡堅建觀德亭成化六年知府鄭

揚州府志 卷之十一
岑卽崇文閣故址初講堂五楹七年巡按董翰重建大成殿東西廡九年知府周源創明倫堂正心誠意二齋嘉靖三十一年知府吳桂芳改講堂爲尊經閣三十七年商人黃煥捐建文奎樓於學門內

國朝康熙十九年巡鹽御史郝浴重修學宮二十二年教諭許維樞訓導汪和中重修尊經閣文峰閣學宮外週以垣東西設立圈門雍正七年教諭袁載錫募修十三年郡人汪應庚與府學一同修建詳見府學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明倫堂 正心

誠意二齋 尊經閣 敬一亭 文峯閣 南魁樓

北魁樓 文昌泉 射圃觀德亭 號舍 祭器庫

禮門義路二坊 教諭宅 訓導宅

廩膳生二十名二年一貢增廣生二十名附學生每逢歲科試舊額取入十五名康熙二十七年奉

旨廣額五名雍正元年

恩詔再增五名共二十五名武童歲科並試額取十五名

學田詳府學

明邱濬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略曰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往往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於茲謂爲政以人才爲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

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為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即白於
 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礱石題
 前進士之名以為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
 余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
 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
 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
 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為愈也無實之名
 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畏哉可不
 勉哉 湛若水重修江都縣儒學記曰惟嘉靖四年龍
 山戴侍御君純夫巡茲淮揚鹽政振舉百廢具興於時
 蒞江都修文考學慨教基之圯隘若將就敝其何以示
 訓興道乃捐罰鍰二千八百有奇爰俾郡守易侯瓚董
 修之既訖工教諭劉進修攜王器二生謁記於甘泉子
 甘泉子曰夫學必有基其基之不弘則如之何曰侍御
 前楚津池廣視戟門焉其亦弘而濬矣曰其堂殿廡齋
 合之圯則如之何曰修大成殿者七楹為間者五展
 臺稱之乃修明倫堂其為楹如殿之數又修講堂凡
 楹如堂之數官廨改為者三號舍則修舊者二十有
 八增新者十有八立二坊於前街左曰彙教右曰英

其門路之茅塞則如之何曰為大門者四楹於東方其
 為間者三道由門而入以達殿堂齋舍之奧然而闢矣
 曰其椽桷陶瓦之靡敝則如之何曰增其楹者若干其
 為椽桷陶瓦者若干其漫漶朽腐者易之塗其丹雘而
 新之然而既麗矣甘泉子仰而嘆曰聖人之道我罔
 或敢知雖然昔者夫子亦嘗譬之堂室矣其門弟子嘗
 譬之宮牆宗廟矣然則以學宮譬諸聖道不亦可乎曰
 請聞焉曰夫子之道仁以為廣居忠信以為基禮義以
 為門路智以為淵池高明以為堂睿思以為窓牖貞幹
 以為楹道藝以為椽桷陶瓦墍塗丹雘然則忠信禮義
 之壞也仁智睿貞之圯也道藝之敝也則將如之何曰
 修之曰夫敝而後有修修也者修其敝者也忠質文者
 三代時治之隆者也其易而異尚也所以修敝也故夏
 忠之敝也野商不得不修之以質商質之敝也陋周不
 得不修之以文及周文之敝也偽道藝舉選之法不行
 我聖皇不得不濟之舉業夫舉業者我聖皇之所以致
 人德與業本末體用兼致者亦時治之隆也故能者養
 其德以達諸業不能者溺於業以亡其德養非其用用

非其養是故德與業離而學之敝也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今欲修之必自二業合一始矣二業合一則仁智睿貞忠信禮義之道存而道藝舉選之法在其中矣二業合一自敬始敬立而德與業混矣德與業混則風俗正而賢才出矣二子其能與予二業合一之訓乎劉君喜曰諭修學得修學之道謹拜受以復諸郡侯邑尹人之石以永與諸生奉以周旋 葉觀新修江都縣儒學記曰江都儒學之基古名駝嶺地氣之鍾秀也其學奢類敗而弗葺者久矣惟茲嘉靖壬子之秋新建自湖吳公適以春官大夫擢守揚郡下車卽禮士而親儒重民務明學政提綱挈領百度次舉以故學教諭泰和楊君作舟訓導電白李君一鰲桐廬姚君旦首以修學議上公聞其請欣然往視之見其頹則惻然亟修之經費集工運木鑿石創立尊經閣於堂之北規模隆然而雄峙人才之盛於先有光續以工力之費示郡衢而借力於民有黃生煥者毅然應命願以千金供用公嘉其義而旌之於是先師殿宇及左右廊舍葺其腐墨易其撓折一聖四配十哲兩廡之神座一洗而新之明倫堂舊隘於升降乃益以軒五架赤白青綠布其文彩書宇雕梁炳乎其章也正心誠意二齋啓聖祠會膳堂東西號

房三十楹官衙三所其棟宇櫺櫺戶地牆蓋瓦絳軒之屬凡頹而壞者補葺其半腐而沒者創造其全外及庠門興賢育才二坊皆緝而葺之蔚乎其有成功焉夫世之牧郡者孰不日簿書征科其職也公以經濟之才初政不遑他務而鼎新學校若此其度越諸郡哉矧其制作無侈前人有啓後瞻德譽之美流播來學而黃生之名亦賴以榮上下感應之理可誣邪然公明刑弼教律已繩下節用愛人尊賢使能他政可法種種其殷民之畏威而懷德當有大且久焉者新學云乎哉縣令劉君宗堯嘗修櫺星門一座咸視厥成者也工完三君子將公之命率諸生造觀廬而請文以紀其事故忘其陋而記之

甘泉縣儒學同江都縣學雍正九年奉

旨江

甘分縣其甘泉學官以江都訓導分任廩增額數及文

武童生入學名數俱分江都學之半餘詳見江都

儀徵縣儒學宋慶曆四年始建於州城長樂坊後遷於

東門建炎二年燬於盜紹興間郡守張好古洪興祖先
後重建隆興二年復燬於兵乾道三年郡守張剡重葺
元泰定二年知州張震新廟學明洪武初改州學為縣
學知縣劉文剛康彥明繼葺萬曆十三年知縣樊養鳳
教諭李衡議遷學於資福寺遂以學易寺即其殿為大
成殿以其前巨浸為泮池東引淮水入池造石橋跨之
國朝順治九年江防同知李淮教諭左國林重修十年提
學僉事張能麟再修康熙五年教諭舒文燦環學宮築
土牆二百餘丈內外悉植桃李十四年歙人許承遠修
大成殿二十三年承遠之子松齡與吳愛同修明倫堂

五十二年松齡之子彪重建尊經閣五十六年知縣陸
師設屏牆於櫺星門外摹吳縣學宮牆萬仞四字於照
壁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明倫堂 居仁

由義二齋 尊經閣 敬一亭 奎光樓 青雲樓

鳳凰墩 聖域賢關二坊 教諭宅 訓導宅

廩膳生二十名增廣生二十名附學生每逢歲科試舊
額取入十五名康熙二十七年奉

旨廣額五名雍正元年

恩詔再增五名共二十五名武童歲科並試額取十五名

學田三百六畝 內西門外水田五十二畝北門外水田

銀四十四兩一錢九釐五毫二絲貯庫候學院支給貧

生 又冷家灣江田一百八畝每年徵租銀二十二兩

五分零解交鹽院轉給貧生 又舊江口崔家灣江田

一百二畝每年除納正賦十四兩一錢六分外餘為補

給廩餼贍養寒生并朔望文廟

香燭及修築江埂車函之費

國朝王永吉重修儀真縣儒學記略曰政治盛衰視學校

與廢學校者人倫之紀風化之原為政之本也然致治

之盛衰視學而學校之興廢視人其人而興學者必其

德足為人師而明道起化者也宋慶曆間始詔天下州

縣各立學是時儀為真州得建學於軍城長樂坊尋遷

東門至明洪武間改州為縣重建於北門左阿處勢既

高規制亦備焉萬曆間樊縣宰改遷故資福寺地勢卑

陷屢修屢圯此非其遷之有咎抑其規制有未盡善耳

西山張使君督學淮南慨然以修學為己任蓋德足以

為人師將以明道起化不得不以是為兢兢也使君首

捐清俸邑宰牟君繼之邑之上夫下及商賈莫不競輸

而學博左君尤能以張使君之意為意早夜庀工殿宇

祠舍廢無不修更加隆焉泮池之東左君構橋其上瀕

曰龍躍天池陸君繼至復以水直而浮乃自東北通道

引水達泮自此水勢紆迴廟貌改觀上以妥神聖而下

以育英才非張使君倡之於上孰有如是其盡善者哉

吳養浩修學記略曰古者天子建學諸侯亦各有泮

宮唐宋以來天下無不建學之州縣然有建之者而莫

與為修吾懼夫學廢而建學之意亦寢以失也儀真學

博正屏舒君新安縣人合經義治事以為學自居巢來

官時學已非故殿廡欹側楹星大成門墜落矣啓聖公

併無祀所君憮然與歎爰進諸生商其工程審其次第

悉出其所攜以鳩工庀材先築兩翼牆再築四隅牆由

街至學斲石街數十百丈明年建啓聖祠又明年新楹

星門修大成殿建戟門及各宦鄉賢祠又明年葺兩廡

木主毀者增之失次者正之又明年建臨街牌坊至江

易外序志

卷之二十二 學校

七

資修之是時明倫堂亦將圯許君欲修未果踰年君將卒命其子松齡日明倫堂造就人才地也是且就圯小子識之無忘乃父之志癸丑堂果圯令尹馬侯邑博孫曹諸君方議建無所措松齡聞之慨然日吾先子志也我任之而其舅氏吳君愛亦分任之各捐千餘金庀材鳩工不數旬堂成旁設居仁由義兩齋邑士子請記於余余謂天下立廟以祀孔子置明倫堂以教士使廟成而明倫堂鞠為茂草諸生講習無所其何以作文風廣教化乎二子此舉皆矯矯不囿於流俗者今崇文教重儒術日進詞臣賦詩講藝欲以詩書禮樂漸被天下遐荒海隅蒸蒸然文學競起以仰荅天子致治之意况儀真廣陵鉅邑江南北都會從茲以往為宰者政不勞而治為師者教不肅而成野有禮讓之風戶有絃歌之音而登斯堂者莫不彬彬濟濟奮庸熙載以鼓吹乎休明孰非斯堂之建

有以致之哉故不辭而為之記

附

社學

一在小市口大街西計屋十間一在東門內大街北計屋五間今俱廢

高郵州儒學在州治東宋初詔州軍立學至和二年知軍事邵必始建武學開禧二年郡守林伯成以舊制狹小撤而廣之元末兵燬明洪武二年知州黃克明即舊址重建弘治九年知州程憲於街南闢杏壇通濯衣河嘉靖間知州鄧誥重建大成殿知州袁斯盛重修兩廡隆慶間知州趙來亨范惟恭先後繕葺

國

朝順治十四年知州吳之俊康熙二十四年知州李培茂先後重修四十二年兩淮鹽運使劉德芳捐建尊經閣五十二年知州李之檀即題名碑亭舊址重建奎星閣雍正二年知州張德盛建崇聖祠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明倫堂 進德

修業二齋 尊經閣 敬一亭 青雲樓 奎星閣

狀元墩 學正宅 訓導宅

廩膳生三十名 三年兩貢 增廣生三十名 附學生每逢歲科

試舊額取入十五名 康熙二十七年奉

旨廣額五名 雍正元年

恩詔再增五名 共二十五名 武童歲科並試額取十五名

學田二千四十畝零 內張整寺田二百四十畝 每年徵租銀二十兩六錢二分 解學院

萬柳莊田入百畝 僅出蒿草 係學官徵收 南北海子田一千畝 零詳明永免陞科 為修學賑士義學等公費

明呂神重修高郵州文廟碑記曰 高郵先師文廟故在州之東 重修於天順四年 逮今且百年矣 垣宇日圯 不

穀風雨鳥鼠且規模福隘庶草蕃蕪每值享祀至者莫息嘉靖乙未秋新城鄧侯子華來守是邦敷治更七教

興禮俗仰瞻師模廟貌弗稱卽圖更新無所與處明年丙申諏得郡東時保鎮元君一祠愚民奔走香火浩繁

乃謀諸郡士議籍其材撤彼就此以興是役首出俸資倡集僚儕莫不歡服捐俸亟赴義舉其羣工費俟時措

以給迺委學師掌上籍選命耆民掌下籍程力權工不爽厥式其區處之方錢穀之概俟總攝焉廟廡既考而

鄉賢名宦二祠一并鼎新往余奉命赴大學任過高郵學正羅士賢率王韶諸生拜問序余已諾之迄今落成

久矣復申前請余惟夫子之作春秋也城中邱則書夏作南門則書新桓宮楹桷則書丹刻凡以重民力節民

財為其所當為者而已斯役也殆有志於夫子之道者乎夫元君祀典之所無文者也毀其祠而以作夫子之

廟豈惟黜邪崇正并節用愛民亦具之矣昔子華從余遊於鷲峯蓋嘗講於是焉今為州牧首見諸行事豈非

相信者乎自茲以往固知益齊其位益弘其政益恤其民益慎其法不渝作廟之初志矣諸士子日趨踰瞻仰

於宮墻之間其所以省察已私涵養天理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守正閑邪以明經學大為他日新民之具者當

揚州府志 卷之十一
必不負鄧侯作廟厚望之意矣先師廟正殿五楹東西
廡各十二楹極星五門戟門之內有池池上有橋凡丁
祭暨朔望釋菜并以他事告至告辭者皆渡橋北為儀
位鄉賢名宦各三楹在廟之左右是役也始於嘉靖丙
申六月成於丁酉春三月之晦日鄧侯名誥起家江西
鄉貢進士助成其事者同知會時中判官羅岐司理應
璧吏目楊叔武暨學正羅士賢訓導董德趙仁高廷策
法得備書 國朝賈兆鳳學田碑記曰高郵南北海子
田自前明嘉靖元年知州謝公在新墾約計千畝久經
歸學詳在州志及南河志其地南靠滾水大壩北當通
湖開下流之衝淫雨水漲輒復決溢前人以非膏腴恒
業詳定歲免陞科名民佃種田來久矣 本朝順治初
年以東塔奎樓有關儒學文風一撥給東塔僧人田六
十畝一撥給奎樓僧人田八十畝令自行陞科其餘在
學田免報水涸間插禾苗雖湮沒不時而學田之名不
可滅也乃里民劉德等忽生覬覦妄請領墾陞租州之
紳士大聲疾呼具呈公籲幸荷各憲批飭允准歸學而
撫院吳公批詞以修文廟設義學賑寒士三事皆取諸
此著為定制勒石永遵且令擇士之端廉者司其事無
許他人侵蝕煌煌憲令炳如日星合邑紳士喜文教之

有光而幸逢盛事也謹將原呈及批詞臚
列於碑庶後之覽者知斯田之所自云

附

社學 按舊志一在州治西一在鍊陽庵左一在真武廟
左一在土壩口今俱廢現在者一在州前大街一

在南車邏鎮一在界首鎮一在湖西黃
蕩橋俱雍正三年知州張德盛新置

興化縣儒學舊在南津里滄浪亭上宋天聖間知縣范
仲淹建元末燬於兵燹明洪武三年知縣徐士誠遷建
文林里面南城背市河景泰三年知縣崔時雍增建東
西廡成化四年通判魏銘建步蟾橋於泮池上前列屏
坊四周繚以木柵嘉靖元年知縣曹輻建尊經閣三十
七年知縣程鳴伊隆慶六年知縣李安仁萬曆十三年

揚州府志 卷之十一
知縣凌登瀛二十二年知縣歐陽東鳳先後修葺登瀛
又置祭器

國朝康熙十一年知縣程起鵬捐修大成殿及兩廡二十
三年知縣張可立捐修明倫堂及東西二齋五十一年
知縣喻宗燧教諭阮無忝重修大成殿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明倫堂 進德

修業二齋 尊經閣 敬一亭 射圃 朋樂堂 文

昌祠 土神祠 教諭宅 訓導宅

廩膳生二十名增廣生二十名附學生每逢歲科試舊
額取入十五名康熙二十七年奉

旨廣額五名雍正元年

恩詔再增五名共二十五名武童歲科並試額取十五名

學田向無額設只徵學租八十兩七錢七分六釐係出自寺

觀及城壕隙地居民房租向為贍給貧生婚喪之項後
則彙解學院支銷報部雍正八年奉文彙交本縣轉解
布政司

宋陳垓重修興化縣儒學記曰詔天下州縣皆立學仁
宗朝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也然國初文治已盛如周
黨遂有賢守令學校必先按泰州圖經曾易占建如阜
縣錢魯望記之實祥符八年時公為西溪監繼令興化
興化如阜均泰邑也要終而原其始即彼而得於此正
使學政待公而創非公所成者耶垓後公二百載當
嘉定十九年九月辛丑鼎以祇事告夫子一殿歸然與
重門峙立於水天莽蒼中諸生謂垓令鄭簿章以公濯
纓滄浪二亭故址為學學未備者十七八先生尙嗣成
之垓謝不敏意此學之興必仁宗皇帝初政公試民事

之日也文明之運宰輔所臨學重於天下而士得師矣
 該雖愚敢不力請無煩民無擾士以供緡及酷羨二萬
 有奇鳩工庀材為崇化堂五間軒三掖一右官位左學
 城東西廊二十二前列從祀若土祠若祭器若書籍若
 錢穀皆有所後分四齋曰博文曰敏行曰貫忠曰篤行
 齋有爐亭殿加兩挾周以陞楯植扉中門列戟十二東
 祠范公屋三鑿方池亭其對復濯纓名益東伉便門祠
 亦庶二總公廚漏瀆創屋五十合門殿共六十區堂之
 崇二十尺表二百三十尺他率稱是門納湖光閣道連
 復清淑扶輿之氣萃焉明年夏五月儆月割酒量錢十
 四補弟子員食日三十歲元正長至縣載酒三行合羣
 艾與各官序拜崇化堂定為例於是吳君應酉率諸生
 請記之石垓嘗謂講學師友之職也與學守令之職也
 幸不乏事何記然垓嘗為學官於永嘉昔語人者不敢
 以不告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
 之好學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
 非外求也教非外立也忠信夫人之天姿人倫夫人之
 天性諸君以為外乎內乎上以學明之下以學成之而
 天之所以予我我之所以日用常行者豈能越於忠信
 忠信又豈能越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哉我

國家學以明人倫既同符於三代文正公忠信而好學
 又一本於夫子垓謂諸君得師者此也公刻苦而學成
 以忠信大節受知仁宗自西溪議海堰請邑興化以成
 之與京口之麥舟吳郡之義莊信也爭郭后抗呂樞主
 西事而夏人欵塞登政路而身任太平忠也諸君拜公
 於鄉校得公於咏游不以公自期得乎垓濫宰於斯勉
 焉不遑築城濬河賑貸捍禦修堤岸立義阡必賴諸君
 講行之詎無意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范公
 之學為學斯無負國家教養天下之至意允蹈孔孟垂
 世立訓之格言云 明凌登瀛文廟祭器記曰令甲凡
 屬縣祀孔子不得備舞樂乃春秋釋奠禮與州郡同則
 禮器不可闕已縣故僻處因陋就簡惟爵與簋豆稍完
 贍而尊以缶餘并缺焉嗟呼士大夫有家猶先祭器而
 况啓疆建學奉功令有事誓宗何草草也登瀛蒞任以
 來亟圖修舉至甲申而始有鍤銅以為權輿乃考制度
 聚金錫庀器用程功力用畢其事凡用銅三百八十觔
 木十餘章章工匠五百工炭蠟諸料稱是凡三月而後登
 銅簋簋尊俎簋豆煥然略備焉學博諸公以余補葺之
 勤宜識之以垂永久乃稍序次其事而備列器數於左
 方後有重道好禮者考其數而時葺之可無廢墜也

附

社學

一在廣福寺西一在廢稅課局一在永興倉東一在北門外今漸次傾圮

寶應縣儒學在縣治南廣惠橋之西宋嘉定間知縣賈涉建元末兵燬明洪武三年知縣王驥六年知縣李恢卽故址重建永樂十四年教諭顧凱正統七年知縣朱瑗天順七年知縣龍淮成化四年知縣曾瓚弘治三年知縣韓立先後增修嘉靖三十六年燬於倭三十七年通判姜壽知縣蔣遵正修復四十二年知縣李瓚四十四年知縣程可大重修萬曆六年教諭孔承先捐尊經閣八年知縣韓介請於巡按御史開小南門日迎秀盡

買學前地爲衢達迎秀門

國朝順治十四年邑人朱爾遠胡先濟督修學宮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明倫堂 博文

約禮二齋 尊經閣 敬一亭 文昌祠 教諭宅

訓導宅

廩膳生二十名增廣生二十名附學生每逢歲科試舊

額取入十二名康熙二十七年奉

旨廣額四名雍正元年

恩詔再增四名共二十名武童歲科並試額取十二名

學田共九百畝

內入淺田三百畝萬曆間知縣李涑置磨旗墩田六百畝康熙二十五年知

縣徐
璉置

明高攀龍寶應儒學興讓堂記曰聖人之教莫先於禮亦莫重於禮禮體物不遺仁義智皆禮也孔門善學者莫如顏子顏子之學復禮約禮而已然夫子曰不以禮讓如禮何言禮必以讓者何也辭讓之心為禮之端禮無形讓乃禮也餘則其文也燕超華公司教寶邑以禮為教然公之冰心槩節範身如處子坦衷直腸忘機一赤子也故多士翕然興焉公時時與多士求修身繕性之方治世理人之要而講習無所潘君坦如煜如乃以其近學地讓為講堂杜君時芳劉君心學捐貲相與經營之堂成請名於公公名曰興讓令高子記其事高子曰天下之亂亂於相爭其治也治於相讓上不爭而下乃讓士風興而民俗乃興讓也者舍我而從禮者也我所欲言而非禮則讓我所欲進而非禮則讓我所欲得而非禮則讓我所欲各而非禮則讓何以知其非禮也吾性之莫為而為者也讓則安不讓則不安人思即其所安豈有爭乎無爭之極則無欲無欲之極則無我至無我而學之能事畢矣故曰克己復禮聖人之教莫先於禮亦莫重於禮讓乃禮也民興於讓而天下治矣惟

當仁則不讓 汪道昆寶應學田記曰國初縣諸生無其口食而後教斯教之所由興與其後增附學弟子員無慮什倍以上然皆不及廩僅復其身大都士斌斌日益加而廩有制不可越縣中歲獻士以一廩先後為差比及三歲賓興無論廩能者進矣今申飭功令廣勵學官則以廩者不必皆良程督日至乃今莫不凜凜務先事以當上心夫廩不必皆良固也即良矣其餘不必皆無良不必皆良則食浮於人不必皆無良則人浮於食將欲稱物平施其無遺慮乎哉夫羣之學校則同而廩不廩則異廩不廩則異而復其身則同夫士既籍而復其身政以視受廩者稍不逮耳復其身而家給之猶之食於人者也其間肥瘠異地豐凶異歲勤惰異農苟一遇無年即廩者猶將不給勿問其餘矣比歲淮河水溢轉徙而東襄及廣陵寶應為甚歲蠲租發粟曾無及於嗷嗷上卽位初縣大夫始入境日孳孳問疾苦畫便宜輯流亡足里戶程物力繕隄防明年民咸洋洋焉有起色顧諸生之涸猶鮒也安得升斗而活之曾經牧地近郊顧無水患召民開墾歲稅百緡請以是為諸生資直小而末徧耳四顧境內皆水不啻望洋獨入淺田一區

若杯浮水上按籍罰金百二十請市之歲徵二百舖有
奇貯學舍於是諸貧士來告食受粒焚受膏婚受禽當
大事受具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士
享實惠且速視廩者復者為尤賢余出淮南所部亟稱
縣大夫治行第一至則諸士郊勞因得學田事益詳其
言曰邑人之艱食久矣諸士閔焉望歲歲益大稔即匏
繫學宮廩猶無虞復猶無復也又焉得食即有司不
濡沫安敢覬惠西江之外耶不自意得李令君授常稔
之田以賜不瞻自今以往將饗其賜於無窮特勒石記
之庶後事可師也余方奉詔歸省亟謝不遑顧諸生之
德縣大夫則以享其利矣余聞縣大夫長者其政緩催
科而急撫字終不以殿最淪其初彼直以稍食出而均
之彼直以士之雋而亟保之非以樹德也實應為淮海
下邑故以符瑞得名乃今所寶非賢乎宜必有應者近
若朱氏後先照乘蔚為國華顧塗趨而功終不惜也瘠
土之民勞而義赤地之獲勤而登假令侵於物而穰於
人隋侯和氏出矣爾諸士抱不素餐之意其在斯乎惟
士為有恒心不則凡民等耳諸士非有待而興者願無
忘縣大夫縣大夫聞而避席曰涑之為是舉也則官府
在苟可以為諸生地惡乎不用吾請司馬公先自我心

即以是示諸士縣大夫舉
隆慶五年進士雋都人

附

社學

一在府館西街南一在
通濟橋南街東今俱廢

泰州儒學在州治東南宋紹興八年草創於海陵縣西
二十八年州守王揚英遷建於城東隅紹定元年州守
陳垓重葺元末燬於兵燹明洪武初知州張遇林即故
址重建永樂十一年知州劉景文宣德七年知州蕭旭
正統十四年巡按御史蔣誠成化十五年知州陳志先
後修葺萬曆七年海道舒大猷知州李裕於東西構聚
奎樓聯璧軒十五年巡鹽御史陳遇文知州譚然建東

西二坊十七年督學御史柯挺飭建浴沂亭濬泮池通外河二十九年巡撫李三才駐泰州大加修葺

國朝雍正五年學正徐大中督修學宮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明倫堂 進德

尚賢日新三齋 尊經閣 敬一亭 文昌閣 望海

樓 浴沂亭 射圃 兩淮文獻萬世師模二坊 學

正宅 訓導宅

廩膳生三十名增廣生三十名附學生每逢歲科試舊

額取人十五名康熙二十七年奉

旨廣額五名雍正元年

恩詔再增五名共二十五名武童歲科並試額取十五名

學田共八百四十五畝六分三釐 內鄭家莊四百七十二畝 南山寺二十

七畝 南城脚四十五畝 泮池東四畝二分 下河

蔡家堡一百畝 姜堰鎮天日山五十一畝 朱家梁

五十五畝 淤溪三十五畝 又十一畝四分

三釐 西溪十七畝 鴈蕩莊二十八畝

明呂柟重建文廟學宮記曰泰州文廟學宮自國初開

設之後至正統甲戌巡按御史蔣君誠亦嘗修飾經今

百年傾圮日甚不蔽風雨或撐支其下州司懇工役之

大也莫敢違議鼎修嘉靖丁酉十月巡按御史洪君之

垣按泰詣學深為慨歎於時知州朱登同知林廷樟學

正李釗訓導劉泮率于欽張璉柯經諸生呈稟獲允且

日崇師修學憲綱首務君子用財視義可否致孝鬼神

飲食且菲但管典工役必在得人耳遂委添註同知前

刑部主事朱懷幹監督其事工將訖朱乃偕州守貳暨

諸學官遣生員張淳唐度來問記子曰君子之崇敬夫

子不徒在文而猶在乎質也聞洪君欽差巡按於斯其

鹽法之暇以育人材正風俗為先務羣其俊秀聯其賢

哲講習六經時行學考驗發明先聖人之道不以造端乎夫婦試諸生下及問罔亦編什伍立以諭長諭副准揚之間士風思變則已得崇敬夫子之質夫子所必說者矣宜其修飭廟貌拓基隆棟又兼乎此文也聞諸君之監督也承洪君之意選取端謹飭實官書託之分理磚石諸料各首其公折卸舊材登列印簿以備節用原址促狹禮容亦礙又開寬四面各出三尺周垣階砌易為首異其居肆校閱攸歸而合抱寸朽具適於用其諸提工者共宿公所昧爽搗鼓各作其衆日暮始休比其終也纖悉無所苟焉然則洪君為道之心以教爾諸士子者深且篤哉昔者嘗與二三友論夫子之道矣惟始於夫婦焉蓋夫子以二南示伯魚而伯魚又以造端示子思父祖子孫家傳庭訓惟此真切其教門人亦不外此此而得之家國天下可從而理矣往雖堯舜之道文王之聖亦皆以刑于為本也夫洪君英邁忠信博貫經史蚤年即求夫子之道思以見之於行事今乃舉此以試爾諸士子則其作廟之意端在乎此爾諸士子曰所從事者又豈可他求哉若所知不從此出則其心昏惑蒙蔽一物無所見欲觀鳶魚之祭不可得矣所行不從

此出則其身空礙僵仆一步不可行欲登泰山之高不可得矣諸士子其用力於造端焉杜元虛之論為致曲之學或於大夫之賢或鄉之先覺與儕者求為之友以資其麗澤之益其少者求為之師以法其模範之正致謹於言行不舍晝夜處而蘊之為天德達而行之為王道及其至雖察乎天地不難也斯為不負尊崇先師者之意乎是役也洪君先後准領本州及兩淮運司臧罰凡若干金并前葉御史照發到光孝廢寺大小若干木工始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落成次年五月二十日張文重修儒學兩廡記三代盛時以堯舜禹湯文武為之君而有臯夔伊傅周召為之臣斯道蕩蕩與三光並明四時並行家塾黨庠國學錯布於天下初無所謂先聖先賢者廟貌享右其間也世至春秋戰國君不堯舜禹湯文武臣不臯夔伊傅周召權謀功利之說興而斯道日以否楊墨佛老之徒出而斯道日以晦陵夷至於三國兩晉五季而斯道喪亡無幾矣使當是時上無孔子曾子孟子以及七十子之流相與講明於洙泗下無關閩濂洛諸君子推其說而大闡之則斯道不幾於泯乎生人之類不幾於盡乎於此見聖賢之功之大參天地而等造化百世自不可忘者故今四方學

揚州府志 卷之十一
舍必設文廟東西廡右享先聖先賢垂旒耀衮大者王
小者侯天子而下咸北面尊之匪過也宜也泰州淮南
巨郡郡有學不知肇於何時自入國朝一新於州守張
遇林再新於御史蔣誠久之兩廡浸壞又新於本府同
知趙琰且爲士像以易木主而規制大備矣奈何邇來
霖潦愆期颶風屢作兩廡又敝像飾漫漶提學侍御婁
公顧瞻弗稱乃檄州守陳侯重加修飭侯顧帑藏罄如
謀諸寮案二守郎侯澄判官丁侯齡輝吏目張君懋學
正鄭君貴訓導何君湘林君琚各出俸餘爲倡且屬耆
民之有行義者劉敬葉琳葉錦華鏞勸輸於衆得白金
若干兩旣新兩廡復增飭諸賢諸儒之像望之翼如也
仰之肅如也經始於成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訖工於
次年八月初四日已乃立石於學徵子爲之記嗟夫國
家建學養才必以聖賢廟貌爲重者匪徒尚德而報功
也將使諸士子有所矜式觀感焉耳然則士之遊學其
間者烏可不以聖賢爲法哉博聰明於問學之餘謹言
動於操修之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進則以
斯道膏潤生民退則以斯道敦善風俗隱然與古豪傑
之士相先後夫然後不負賢御史良有司修學之盛意
而二三耆老亦與有光焉此則國家之所以待士子者

故用書此爲勸婁公諱謙成化二年進士提學先大節
略細故陳侯諱志薊門人景泰元年舉人兩任州守食
從四品俸二守郎侯以下皆發身
科目素有令望者故所本如是云

附

社學 一名端本在州治前一名志道在州治東一名慎
初在城內臨淮坊一名立誠在北門外一名養正
在南
門外

卷之二十三

四
南

學
一 府內湖前
一 府立
一 府志
一 府志
一 府志

州

林日素官令望
黃四品奉二守
源對以不背發良

都縣
對刺對鞫志
門人景泰元
年舉人兩
升
州
守
食

揚州府志卷之二十三

公署

郡邑既分官衙列置維輪維奐如矢如跂入室省躬升堂泣治凡百君子靖共爾位作公署志

揚州府治署舊在開明橋西駱駝嶺前明洪武三年知府周原福移建通泗橋西北天順間知府王恕成化六年知府郭岑十年知府周源弘治二年知府馬忠正德間知府王鐸孫祿

國朝康熙間知府施世綸先後修拓中為正堂堂後為川

堂
今川堂後五馬門為知府宅宅之左自北而南列清

軍同知宅江防同知宅今別建江都瓜洲鎮城內管河通判宅今別建高郵州

推官宅宅內有抱琴堂推官王士燾建有記今俱廢東側為資政書院

宅之右自北而南列管糧通判宅今別建泰州城內又

前列經歷司宅知事宅廢檢校宅照磨宅明正德十四年知府王鐸

遷經歷照磨於西側為庫官宅廢正堂左為軍器庫右

為大積庫吏舍東西并列中當甬道立戒石亭雍正八年知府

陳弘謀改建木前為儀門左為鑾駕庫雍正十年知府尹會一重修

右為土地祠儀門外為二門知府雷應元建今廢左為理刑廳今

署基改為廳南為清晝堂改為迎賓館今并廢二門右南為司獄

司知府孔毓璞重建前為大門大門外右為陰陽學左為醫學

陰陽學左有縣官廳東南隅有衛官廳俱廢街南有清軍

管河督糧三廳聽治所俱廢街東西各有門構樓其上東

日望海西日奠江置鐘鼓於二樓上明萬曆二十二年知府郭光復建雍正十年五月燬於

聖諭亭 申明亭 旌善亭在府治東通泗橋西廣恤所在府治西

年知府趙弘煇改為義學惠明藥局 盤詰廳在各城門內鐵盤廠今廢

軍儲倉在府治東南義倉在廣儲門稅課司在南門內今裁廣

陵驛在南門外今裁瓜州稅課司在本鎮通江橋西今廢僧綱司在天寧寺

道紀司在明真觀明楊一清重修揚州府堂記曰揚州據江海之會所統

州邑為東南咽喉領樞要之地府治設於洪武丙午修建

本末莫詳焉堂規狹弗稱經歷司照磨所顧出吏解之後體非所宜因仍支吾莫之改作荏苒歲月浸以傾壞予往年常數造語前郡守曰盍撤而新之皆辭以劇繁未暇也正德己卯今郡守王君志圖改作規畫已定乃市材木鳩匠氏物庀事嚴織悉罔闕遂以是年八月肇工越明年四月落成問其費無銖兩之徵求問其役無馨鼓之召發問其成績增崇加表化腐為新易陋為良魏堂巨纓有翼有嚴上臨下仰無所壅蔽赫然倍於舊規又新後堂夾室若干楹遷經歷司照磨所於堂之左右張六房之基而廣之塔除門闈開朗煥然黜聖丹藤交輝動采一方之人收視易聽相顧駭愕而不知其經費所從出也於時同知畢君壘通判陳君鵬高君昇推官祝君溶謂重建歲月不可無記王君之美不可不白以書謁予請為之記予惟古之人未嘗不興作但不苟有興作孔子曰使民以時不曰民不可使長府之作在於得已閔子譏之為所當為悅以使人雖勞弗怨也世之喜事躁動者輕為其所不必為安常習惰者則又槩廢其所當為斯二者皆非也過與不及均耳且以二千石之尊臨環干餘里之地坐一堂之上宣布天子威德以施其政教州守縣令而下奔走受約束其體貌不得

不降而惟揚大郡因陋就簡顧若是豈所以辨堂庶示等威壯官儀而一眾志哉君子改作亦大不獲已也雖然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君揀履峻潔一介不苟取與初以平陽通判擢同知於揚久之吏部薦為守視篆以來杜請謁止罷訟戢強暴庭無喧囂野無追呼往時誅求聚歛損下益上之政一切報罷威信久而益孚故是役之興部使聞之曰王守所為必無不善卿大夫士聞之曰我知王公必不緣此厲人其細民則胥告語吾儕得安田里皆公力也我公父母子趨父事其敢不先夫如是何怪其功鉅而成速事集而人不告勞舉數十年之廢墜而新之若是之易易也君當法禁嚴明之時興浩大之役以積羨成鉅功不復有所徵擾乃知昔非無羨率以供筐篚關節之私耳觀隅知室聞樂知德一府治之建而君之眾美具見子女為紀成事以昭他年棠樹之思君名鐸字廷振出遼東將裔負奇才有大節其勳績之樹蓋未可量云

在府公署

凡境內臺治公廨或現任堂皇或歲久地廢悉依舊志詳列以備參考州縣同

鹽法察院

在開明橋東南

東察院 在府治左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在大東門外

戶部分司署 即鈔關在新城挹江門內

遊擊府 在教場西

守備署 在教場東

衛守備署 在安江門內

淮南道行臺 唐高祖武德間置 以下所載歷代公署故址皆廢

揚州大都督府

淮南節度使府 肅宗至德元年置領廣陵等十二郡治揚州

招撫衙 在迎恩橋北即舊走馬廉坊衙基宋隆興甲申劉寶以鎮江都統為淮南招撫使初建

淮東提點刑獄解字 即寶祐時城隍廟基

淮東提舉常平司

淮東制置使司

淮東安撫使司

貢院 宋制州得鄉舉試士凡州有貢院宋時揚州亦為州故建陳造惟揚貢院記有云安撫待制侍郎趙

公為揚州報貢院凡若干楹今莫考所在

督撫都察院 在府治西南即明開平王常遇春府第成化中為巡撫都御史治所嘉靖戊午都御

史李遂以提督軍務兼巡撫駐劄改為督撫都察院

西察院 在府治西

都水分司館 在府治西

海防道署

在府治東南

疏理道署

在利津門內明萬曆四十五年設以疏通鹽法未幾裁併泰州署亦廢

揚州衛指揮使司

所屬有前後左右中五所俱在府治西南今併廢

惟揚公館

嘉靖惟揚志云在府城右北廂迺北使往來聚食之所立四亭臨漕渠以便登陟

裏公署

一名裏館驛在府治西

江都縣治署舊在城內慶年坊宋建炎後徙桂枝坊元

徙北關外明洪武七年徙今儒林坊知縣盛惟中建正

統七年知縣陳驥成化十三年知縣陸愈及

國

朝歷任知縣先後修葺中為正堂堂後屬以軒軒竟為

後堂堂後為知縣宅東為縣丞廨今移城隍廟東西為主簿廨

今移在東

又西為典史廨正堂之左為幕廳西為庫兩翼為

司房吏舍在其後前為甬道為戒石亭又前為儀門門

東為土地祠又東為寢悟堂即迎賓館西為司獄又前為大

門

聖

諭亭

申明亭

旌善亭

嘉靖惟揚志云本縣并市鎮鄉沙共九十八座俱洪武八

年知縣王希伊建今廢

保揚倉

在南門內 豫備倉

一在西門內一在大橋一在揚子橋

今俱廢

清軍廳

萬曆縣志云縣丞清軍之所萬曆二十六年知縣張寧重建

瓜洲鎮

巡檢司

在本鎮

萬壽鎮巡檢司

在張網溝

白塔河巡檢司

今改

屬鹽運使

陰陽學

醫學

僧會司

道會司

今俱廢

在縣公署

江防同知署

在瓜洲鎮

瓜洲營守備署

在瓜洲城外

揚州河營下營守備署

在瓜洲城外

漕運府

在瓜洲鎮分府右後改漕運道今廢

磚廠公館

在瓜洲鎮今地

附

養濟院

與甘泉縣同養孤貧無告之人今院在甘泉境內詳甘泉

育嬰堂

在小東門外城壕側每月給散乳婦工令在萬安宮順治十二年邑人蔡璉創始紳商李宗孔

閱世璋等倡捐每歲捐額不敷運使李陳常集商人公議按年捐銀一千二百兩雍正元年

大人清理兩淮鹽規將此項開明入冊永留育嬰著為令

欽差

普濟堂

在瓜洲鎮北門外雍正二年僧見省魏始於萬緣菴以收養羈旅疾病之人知府呂大雲捐構

葭屋十數楹後地狹不能容且易毀八年知府陳弘謀捐俸一百二十兩另闢高阜易葭以瓦委生員耿兆組

董其役兆組輦石陶甃鳩工庀材共成屋一百六十餘楹凡門廡樓殿藥室病房以至庖湑塔厠無不備具弘

謀復捐購市房一所歲入租三十八兩兩淮商人照育嬰堂例按年捐銀一千二百兩兆組復捐田三百畝而

二生程豫耆民李世泰共捐田六十畝以助其用十一府尹會一又撥給藥王廟入官田三百六十六畝

內承遠收租令旅病無告者就醫調治生助歸資為殯殮全活甚眾知府陳弘謀募建普濟堂疏引

聖主

聖主重熙累洽薄海內外疊沐殊恩既已潤澤豐美嘉德迭見矣宵旰之勤尤時切痲痺爰於首善之地建普濟堂令臣民各盡慈仁濟司農牧守之所不逮四方聞風者咸取則焉江都曾見省募化遠近請於前都守建是堂於瓜渚城北慨然以養生濟難救死埋枯為急憾堂以草構又地狹不足以容貧病衰老之眾勢難久遠

揚州府志

卷之十三 公署

六

天子

天子

丐予倡率四方樂施之士易茹而瓦擴小而大念是堂
召公度地於前楊公開捐於後揚人士好義者所共經
畫今予來守是郡慚未能利濟羣生稱
簡畀之命嘉僧釋名儒行與鄙衷適符敢不捐貲以終
厥業夫莊嚴梵院賣身佞佛以祈麻者非太守所願於
紳民也常覺胷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三復斯言
不勝怵惕吾聞桑門之法苟延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僧
是之舉其為浮圖也多矣揚之人好善育同心其為浮
圖也又多矣抑吾聞是郡也營園蓄優酒食衣飾姬僕
之費動輒巨萬分彼與此不亦美歟書此以勸勇於趨
義佐
之雅化者

甘泉縣治署在舊城西南隅太平坊雍正十年知縣龔
鑑奉

音 中為正堂堂後為知縣宅西為典史解正堂之左
為幕廳西為庫兩翼為司房吏舍中為甬道戒石銘以

木扁懸對正堂前為儀門門外東為土地祠西為司獄
又前為大門

廣儲倉

在廣儲門內街西今為鹽義倉 一在東關大

門外詳

豫備倉

一在邵伯鎮一在宜陵 便民倉 在便

鹽法志 外一名北

倉今廢 邵伯鎮巡檢司

在木 上官鎮巡檢司 在陳

歸仁鎮巡檢司

舊在大 邵伯驛 在縣北四十五里 邵

伯河泊所 廢

在縣公署

甘泉行署

在甘泉鎮舊有公署為南北上司憇息之所
歲久就圯明萬曆二十四年知縣張寧買民

地一區
重建

易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公署

七

大儀公館 在本鎮

牧馬監 在大東門外久廢

附

養濟院

在北門外大街明洪武十三年知縣丁師尹建

後其額設孤貧銀米等項俱係兩縣分徵分給院基今在甘泉境內因歲久傾圮雍正十一年邑人汪守仁馬

日瑄陸鍾輝捐貲重葺明劉翊揚州府重修養濟院記曰皇上踐祚之初百政一新軫念窮困之心尤懇懇

然故明詔之下首及之且令所司無俾乞食於市大哉聖心即若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也臣某因憶

去歲侍讀去宮至書之無逸篇言文王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遂及時事數條天顏豫悅雖不形

諸言實深有契於心臣某於斯有以知皇上真大有為人之福何啻萬萬肆其初正卻貢獻減財賦罷諸道

守官無非為民而以窮民尤民之微者故特加之意焉

皇上愛民之仁若此其任事之臣體念之誠可惡也至矣然有行之而不竟者有視為故常者不可不待啓之而

忠義自許以蒼生為念侃侃焉特立不阿不待啓之而仁以行不俟激之而仁以著陝右王君公度一人而已

君昔為給事以誅奸臣功超擢都臺督理漕運大得江淮之心及其既去人心若失慈母及今起人心若得慈

母君何以得此於人哉亦惟以仁而已矣天順癸未君巡至揚首以養濟院詢於有司仍躬造其所舍宇歲久

寢用圯壞且狹隘弗可容眾君設法修復不勞於民輦石陶甃鳩材僦工木斲而不加雕牆坊而不加飾前此

屋止十三間今悉撤其舊而新之凡增若干楹廣儲布帛粟米實其中郡之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不能自全者

皆兼收而並納之復於大門外書養濟院三字於坊以示來者告成之日歡聲四徹民用以康道路之間無復

餓殍君之功可謂大矣太守武邑王勤恐君之功不傳諸承因訓導孫敏以公來京寓書具始末屬識其事夫

古之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則必均平天下以為愛皇上能體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君能體皇上愛民之心且斯舉也舉於明詔未下之前可謂不待啓之激之而仁政自行者矣意安得令內而任事公卿外而郡邑小臣

皆以仁民為心如君者耶此又某區區無窮之望已其興工於天順七年五月二日訖工於九月十八日

同善堂在邵伯鎮館驛前瀕河雍正七年水澇之後民多饑疫知縣胡仁濟與本鎮紳士蔣聯許之琦

周士灝蔣繼贊仇為翰等倡舉同善會於多寶館每日募市店錢一文以濟窮賑乏此同善堂所自始也十年

歲復澇知府尹會一勘災至鎮見同善堂為邵伯義舉顧堂無定所且費用不敷爰捐俸一百二十兩購鎮北

萬緣菴廢址改造修葺成屋三十楹署以同善堂額更撥給藥王廟入官田二百七十三畝有零令堂內按年

收獲永為煮糜製絮施藥給糶救焚拚幣之需裨益甚大里民賴之知府尹會一新建邵伯鎮同善堂記曰

雍正壬子余自襄陽奉命移守揚州甫下車見四境以內民戶殷繁室廬相望士農

工賈各安其恒業而漸摩於親睦蓋其沐浴於休養之澤亦已久矣余既職守此土凡地方庶務關民

生休戚者亟為咨諏籌畫將殫吾心力次第興舉以盡吾守土者之職非敢以博名要譽也去郡治北四十里

曰邵伯鎮為南北舟車孔道煙火萬家行旅如織然堤瀆於河夾岸皆大湖每遇夏秋雨水泛溢淮流乘之東

命移

析

下居民一歲豐歉與商旅聚散恒繫於此辛亥秋適逢水澇民多凍餒且屢市蕭然人無生計前江都令胡君

爰倡義舉立同善堂於鎮之多寶館令本土紳士公任厥事為之賑粟給絮施藥餌助棺槨拚幣救焚扶危濟

困始則募市中每一厘助錢一文月止得十數緡用不敷則董事捐輸以補其乏明年得

揚州附郭為江甘二邑邵伯遂隸甘泉甘令龔君復為措置經畫多方勸諭然終以常額無幾物力艱澁而貧

待食寒待衣病待藥亡待殮水火待拯救者日多即董事諸人心有餘力不逮亦無如之何焉余廉得其情又

日擊鎮民疊罹水厄實有嗷嗷切膚之苦返之方寸豈忍以隔膜視乎且江都之瓜洲甘泉之邵伯均號揚屬

鉅鎮今瓜洲普濟堂既歲登田畝之入而離商復額輸千有餘金永著為令乃邵伯同善堂均此黎民均此善

舉而僅以清貧紳士協力於市人耶許之呼其間久暫難易之分固不待智者而後稔矣余因是尤戚戚於心

且其事更迫不能待乃與甘令龔君多方募捐七百餘金一委之董事諸人按籍分給被水鄉民以謀其食再

募絮衣千餘領以謀其衣然堂無常產難為繼也適有藥王廟僧入官田分撥二百七十三畝有零附以莊屋

揚州府志

卷之十三

公署

九

給同善堂永留收穫以助其用仍念堂無專建寄立於多寶館是有名而亡實也爰節縮常俸百二十兩購鎮北萬緣菴廢址改建為堂堂之前為門三楹殿三楹東西廂寮庖廂等房二十餘楹鳩工庀材丹雘一新仍以同善堂大書於額自是堂之規模始定董事者喜茲堂之告成也咸請余一言勒之貞石余何言哉余嘗讀周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易傳亦曰恆者久也今堂名同善是誠利人濟物之良規余既殫心力為之期始尤願自茲以往守之勿墮行之弗懈聞風鼓舞擴充而飲助之俾一鎮之中遂生樂業任郵有加而顛連無告之民皆煦煦然共躋於仁壽之域是堂之為功可久可大庶不負余今日之厚望乎堂成於雍正十一年癸丑夏五月董事諸人皆有功於堂者其姓名例得附書

儀徵縣治署在城內西北隅即古真州故址明洪武二年改州為縣知縣賈彥良因州治舊址肇朔十三年知縣謝文隆增建永樂中知縣王愷正德中知縣楊文進

嘉靖中知縣熊彰王皞隆慶初知縣申嘉瑞相繼修拓

中為正堂正堂後為知縣宅宅後有樓曰靜觀正堂東

南為縣丞廨西北為主簿廨西南為典史廨堂左右為

庫藏兩翼為吏廡甬路中為戒石亭前為儀門東為寅

賓館國朝知縣陸師重修土地祠西為司獄前為鼓樓明成化二

縣陳吉翔舊志云先是縣治廳事惟儀門橫其前而門外縱橫衢道人無屏蔽自吉建樓於前即以其下為正

門而重門之制始備

聖諭亭 申明亭 旌善亭 舊志云亭在儀門外成化間知縣陳吉因創鼓樓為大門

改建於鼓樓外隆慶元年知縣申嘉瑞重建預備倉 舊有東西南北四境

年知縣王士廣實倉 舊名預備倉有二一在澄江橋

亭建今俱廢 東久廢一在縣治東 國朝康

熙五十六年知節貯倉 在資福寺前 轉般倉 舊在寧江門外後為教場

州倉 舊在東門內即廣惠倉 舊在楊子縣西南即常

平倉 舊與廣惠民藥局 樓在鼓批驗鹽引所 在縣治東南

鹽漕察院前廳 批驗茶引所 廢 舊江口巡檢司 在縣治東南

稅課局 在縣治南一里 建安驛 舊在城外拖板迎鑿驛 在縣

里 舊志云即昔建安驛移此今以其地為水驛 在縣

山川壇而居民猶稱其地曰馬驛街云 一在縣東南三壩官

廳 陰陽學 舊在縣東南醫學 舊在三壩西 僧會司 舊在天寧

寺 道會司 舊在元妙觀以上俱廢

國朝知縣陸師重建廣實倉記曰受邑之寄而圖其政當舉者非一端倉廩其要也昔單襄公入陳道弗不治用

以為譏况積貯蓋藏為國之備為民之備可勿事乎儀真舊有倉曰廣實在城內之東南偏歲儲漕糧千餘石加以常平捐貲勸分備荒之穀滿之可數千石謹其筭鑰而時其發斂可無露積苦覆之虞丁酉春正予甫到官值歲之饑得微當行賑乃大發倉之所有得穀八千四百餘石益以鄰邑協濟穀九千五百餘石召貧民而人賦之粟口至其處躬親之軍與民相襍有旨請而兼領者邀衛守李君共事遂無以行其欺穀有餘則又散之遠鄉未注於籍不能自達者既畢賑而穀猶有餘顧瞻斯倉舊制卑埤弗善時有滬漏損耗頗多乃取所餘穀以食匠役別為區畫度材木具瓦甃悉撤而更新之作堂三間東嚮堂之旁復構二間左以置庖右以休息附右而西嚮者復有三間其前障之壁凡倉所需之器具用則陳之畢則斂之悉置於堂作屋南北嚮者各十間北虛其一為神祠南虛其一以出入屋受千石共可容二萬石又於東偏作小屋七間令斗給守之坐堂皇以出納則可左右視而無隱其下虛而燥其上隆而通其中寬廣視舊皆有加期於堅久將以年豐悉還所有滿此廩庾以衛凶灾始作於六月初一日役止於十月十五日既克有成應以石紀其事考之舊記明嘉靖

廿七年實更作之第未詳所始後必圯而重修失其制矣儀真在唐為揚子宋初為真州後改今名宋都汴唐都關中轉漕東南皆於揚子置倉行轉般之法又即於斯地造船更載而入淮前史美其事者謂荆湖舟楫回載海鹽淮汴舡艦不涉江路舟雖有費即以鹽償之鹽歸諸路歲得課以充經費公私借便今邑漕僅千餘石雖東南之粟不貯於倉而地當運道之首途荆襄江右上游之舟後先悉達於江干於以啓暉乘流循次而北每冬春回空滿載者往返絡繹役夫牽挽之聲盈耳官斯士者未嘗不盡心其間償鹽之法雖廢而淮鹽之為綱運者恒半載掣驗於斯邑有司亦與有封鈐引日之責漕與鹽為國之大計而皆與邑有涉雖古今興廢遷改不一然古材臣幹吏所經營以有成績者亦略具於書咸可為後事之則似未容以一邑之微遂自委焉而莫之省也今之百里古之建國為之宰者既已釋家事而來視邑所有事自當倍急於家傳曰啓塞從時解者謂如城郭橋梁道路之類壞則治之不俟土功之時繇此而推予之所以急急為此者懼曠職也懼不足以善事也豈敢以之邀譽哉後之君子其尚有以鏡諸

在縣公署

鹽漕察院

在縣南一里

叅將府

在城南江口

守備署

在縣治南

衛守備署

在縣治東南即明指揮署

貢院

以下今俱廢

江淮制置發運司

舊在子城外東南隅翼城內

宋揚子縣治

在子城東北

真州安撫司

元至元十三年立

漕撫行臺

舊在縣治東南嘉靖十一年漕御史劉節即東嶽廢祠創建

易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公署

十三

察院三 一曰大察院在縣治東一曰中察院在

鹽法公館 在縣治東

南京工部分司 在縣東三里

親民館 明嘉靖九年知縣王俾即天寧寺東隙地創建以便講學顏其堂曰體仁

府館

附

養濟院 在資福寺東明洪武十年知縣謝文隆建正統九年知縣孫禮重修有堂五楹東西廂十七間

今堂圯存廂房十五間亦頽壞矣

育嬰堂 在單家橋西東熙元年邑人陳王讚僦屋朔行十六年同王應泰陳著等始募建屋二層二十

六年邑人陳章募建大門廂房羣房共三十七間知縣馬章玉復捐俸以補給乳工之缺者題其堂額曰赤子

丹臺

高郵州治署明洪武元年知州黃克明建正統間知州

韓簡正德九年知州任良才十六年知州謝在嘉靖十

九年知州李襲芳先後修拓中為正堂堂後為退省堂

又後為知州宅宅內有小亭曰新亭 明隆慶間知州趙來亭建 東偏

為州同宅前為管河判官宅 舊有管馬判官宅今歸併管河 西偏為吏

目宅 舊為管鹽判官宅今改吏目宅 東西隅為吏舍正堂為體仁堂左

為架閣庫右為廣儲庫旁為翼庫東西為吏廊中甬道

為戒石亭亭前為儀門 國朝康熙五十八年 門外東為

土地祠祠前左為譙樓 明嘉靖十九年知州李襲芳建今廢 寅賓館 國朝

張德盛重修西為司獄前為大門

聖諭亭

申明亭

共十六座在城者四惟在州治前者尚存餘俱廢

旌善亭

共十座

其一在州治西社學左餘俱廢

廣儲倉

在州治西高公橋北

軍儲倉

在南門內今廢

倉

在南門市河西共二十九所俱廢

預備倉

在州治南市河西并東南西北四倉俱廢

兌

軍倉

在北門外東臺巷今廢改為接龍巷

孟城驛

在南門外今裁

界首驛

在城北六

十里界首遞運所

在城北六十里官河西有遞運大使宅今廢

時堡巡檢司

在城北

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張家溝巡檢司

在州北三里今裁

河泊所

在北門外濟民

橋西今廢

稅課司在州北遐觀橋南後為廣儲大使宅今廢

皇華廳

在南門外

藥局

在州治西中市橋大街治十三年生員張陽王藻等建

北施藥局

在州

治北十年知州國朝康熙六年張德盛建

陰陽學

在州治東

醫學

在州治北

在乾道正司

在元妙觀

在州公署

管河通判署

在中市橋西

揚州河管上營守備署

在州治東南長安橋

貢院

宋陳造建今廢

陳造貢院記曰河南陳公守高郵政成課最下歌舞之一日謂客陳某取士郡切務也前未嘗有貢院吾將與之某曰公之來為武學為軍營為趨院當歲大侵成屋八百楹戶駭其難似不宜復有所舉而易於言言不醜為前緒累公笑曰規畫定久矣木於岸爨礎灰竹凡其材於舟於所無缺然閱三月當成成子以記逮落其成後不十日則乃悔始之料公淺而服公識之卓才之劭所未施當隨意取攜於

是役得之乃為之記曰古帝王之盛倚重於士不薄其養而重其用自堯舜而下法備於周凡庠序以羣之絃誦以肄之優以餼廩表以師儒其養之可謂厚歲大比賢能之書來上王拜受之職教者簡移論升取可官而易州守志

公署

四

祿者為大夫士以佐王之治用之可謂不輕周而下寢不及古復古而盡其善以不愧帝王惟我宋漢唐莫迨也夫帝王之於士養而用之悉其制隆其禮為天下之至權寓焉士而才才而用索其所由底此非吾君孰使之夫然上之所以責士死力不苟士之所以為上報不容不盡茲實聖人之權而微其機非耶是權也出於一人付之郡國夫自黨庠遂序鄉舉里選古今文異而意則同三適有賞反是焉罰漢武常舉以詔天下而課典孝廉歷世皆然諸侯受天子寄至不至詳畧殊而賢否岐矣高郵在本朝號多士名德相望寂寥兵荒而來治平且七十年文風漸振而陳公適為守前此取士寓試郡學不惟湫底局庫上氣弗振職校士者亦病之而矜佩挑達動累月未復公意以謂郡職貢士所取所養交害也坐視可乎安在其能受天子寄不愧古賢諸侯循吏耶密計勇為果不日有成為堂為廊為軒廡門房蓋八十餘間厨漏藩漏備固精嚴屹數百年計不四五十年歲未庸苴葺也為錢若干米若干石積累銖兩之餘公私初不與知某月日集工斷手於某月日公赤子郡民之心既孚而易使固也如篤於待士恪於體國奉上儼不失家法故推之於政細大不遺今復創巨麗前此未

為之舉不窮之計於艱艱之際若無動慮者余與郡士民不能無疑於始而驩服於今是宜得當世椽筆鴻藻敷舒頌詠焉乃余老衰文力退廢猥使握其思為之辭良愧然得因是盛舉而廁名焉不其幸歟公簡齋先生嫡孫名鞏字伯固

東察院 在州治前明洪武元年知州黃克明建今廢

西察院 在州治西舊名行府今廢

工部分司 在中市橋西 國朝康熙十七年奉裁改為管河通判署

工部官廳 今廢

秦郵公館 在孟城驛明隆慶三年知州趙來亨建今廢

府館 在中市橋北今廢

高郵衛署 在州治西裁廢

易州府志

公署

七

附

養濟院

舊在州西熙和巷內明洪武三年知州趙原建

大街隆慶三年知州趙來亨重修計大門一間官廳三

間孤貧房四十四間歲久傾圮殆盡

國朝康熙四十七年知州李之檀重建五十七年知州張德盛加修始復舊制

育嬰堂

在州治西中大街順治十三年生員張陽王藻

舉人張默董其事六十年知州張德盛復捐俸助之

興化縣治署在城內北隅明洪武元年知縣徐士誠建

十一年知縣李叔正修正統五年掌縣事通判李光學

重修嘉靖間知縣陳洪範胡順華增修中為正堂堂後

為景范堂舊額四知國朝康熙十七年知縣張可立顏日畏知又後為絃歌堂

以為兵器庫北為知縣宅宅之東西為縣丞主簿典史

廨又為管馬主簿廨廢今正堂右為架閣庫左為庫樓樓

東為贊政幕兩翼置書吏房甬道立戒石亭明嘉靖間

前為儀門門東為好我亭即寅賓館亭東為土地祠儀門外

左右廂為榜房前為大門置長清倉在巡風亭南司獄

在長清倉南大門之上為譙鼓樓明嘉靖三年知縣陳洪範建

聖諭亭 申明亭 旌善亭嘉靖惟揚志云亭共二十座

存一亭在永興倉明萬曆二十年知縣歐陽東鳳重修今廢稅課司在城南

廢河泊所在城北安豐巡檢司在縣東北六陰陽學

舊在西南門外明嘉靖間醫學舊設惠民藥局今廢僧會司 道

改建於縣治南今廢

易州府志

會司

歐陽東鳳重修永興倉記曰興化舊有永興倉不知創何甲子修之自程公鳴伊然湫隘不足容賦十之七又以歲遠日就圯余初下車欲拓而新之倥偬於簿書未遑也至今年壬辰始下令集父老議倉事僉曰費奚出其帑乎曰帑莫吾與也民呼曰不可帑焉可民則捐廩餼二十五公費百鏹金四十以營度屬陶丞璜庀材屬胡尉槩省工屬於幕世雍蓋浹旬而工報竣凡為厥十為預備倉二當甬為永興坊一周遭為高垣可八十丈而茲倉始廓如矣余偕二三寮乘牲犒工徒從而觀者如堵咸驚愕於成功之速且述昔之頽敝狀以私相告也余則歡然喜已復愴然而悲僉曰何悲曰嗟乎余觀茲倉而有感於民也且余卽不肖豈倉視吾民者哉茲倉自百事以來會幾何時而煥然改觀興民之困極矣余之焦勞於民已久矣而於民會無毫髮之補也諸人亦知其解乎僉曰何解必為者心也欲為而不必為者勢也茲倉近在肘腋朝敝而夕已見事之興廢余又得親於其身為之不待人而畢吾志乃閭閻蔀屋之間繇

者租者凍者餒者流徙而填溝壑者民隱萬狀余日憑几而問且不能周知况自余而上者乎余卽知矣余心計曰吾欲輕而繇薄而租賑而凍餒俾勿流徙俾勿溝壑勢又不能不請於人而後行一有齟齬事卽寢閣嗟乎余見民之日以窮也夫倉者將國用焉儲古者足民以足國今則置其民而求實其國也茲吾之所以愴然而悲也僉聞之為蘇蘇隕涕遂書作倉記且以白吾心於三老子弟其自今悉訪利病以告抑將盡吾心焉矣吾心之不盡而遽以諉諸人曰是非吾所能為也則余豈敢

在縣公署

察院

在縣治東明嘉靖三十七年知縣胡舜華重修

府公館

在察院東今廢

附

養濟院

先在縣署東南中有恤孤亭後移北門外司徒里

育嬰堂

在胡公祠內知縣陳洪諫建

寶應縣治署在城內西北隅嘉定橋西宋乾道元年知

縣蕭德棻建開禧後徙於橋東嘉定六年知縣賈涉遷

復故址元末兵燬明洪武十一年知縣劉維則復建後

知縣方仲陽張壘余玠永樂二年主簿古澄繼修嘉靖

五年知縣聞人詮築垣牆二十七年知縣岳東升重修

三十六年倭燬知縣馬仲芳蔣遵正李瓚陳可大相繼

修建中為正堂堂後為後堂耳房幕廳堂北為知縣宅

東西為縣丞解管河主簿解典史解舊有管馬主簿解

今廢改為書院

正堂左右為庫樓為庫房東西列吏司甬道中

置戒石亭前為儀門門外左為土地祠

舊在儀門內之西後徙於儀門

外之

右為司獄

舊在儀門內之東後徙於儀門外之西

又東為迎賓館前

為大門

舊有鼓樓毀於倭

鐘樓

在大門左萬曆八年知縣韓介建

聖諭亭

申明亭

旌善亭

嘉靖准揚志云亭共二十八所洪武二十三年知縣方仲

陽建今俱廢

榜亭

縣左右俱有今廢

預備倉

在縣治西今廢

西倉

在西門內

廠

在預備倉西今廢

小館驛

在夫廠北今廢

河泊所

在東門外今廢

接官廳

在西門外皇華舖今建南湖舖

稅課司

在縣東南改為社學

惠民藥局

在嘉定橋北今

廢

南鎬樓

在南門外

北鎬樓

在北門外

安平驛

在北門外

司

在縣南三十里

衡陽巡檢司

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陰陽學

在南門外今廢

醫學

僧會司

道會司

在縣公署

察院 在縣治東

工部分司 在槐樓鎮今廢

府館 在寧國寺西今地

南湖館 在南門外嘉靖六年知縣聞人詮建今廢

北湖館 在北門外臨河知縣聞人詮建後改為聞人公祠

附

養濟院 舊在縣治西北隅洪武三年知縣王驥徙於東北隅嘉定橋北街東永樂二年知縣施鎮修建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知縣徐繼重修

泰州治署明洪武三年知州張遇林即古海陵縣基

建宣德五年知州蕭旭正統十年同知王思旻景泰五

年知州劉綸成化十五年知州陳志先後修

國朝康熙十三年知府金鎮率知州嚴愈重修中為正堂

後為穿堂東為無訟堂 今廢 三至堂 今廢舊志云宋紹聖

守泰父易占令如臯並已三世官海陵故建此堂 又後為後堂為後庫 今地門尚存

東北為知州宅西北為同知宅西為判官宅 舊有二所今併為一

東南為吏目宅正堂東為幕廳 舊以耳房為之成化二十年知州彭福重建

左為甲仗庫右為架閣庫下兩翼為司房中甬道立戒

石亭前為儀門門內東西馬道皆吏舍儀門外東為土

地祠西為迎賓館旁隅為司獄前為大門 成化十三年知州左輔重

建萬曆三十一年知州李存信改建高樓大門外南圈門又東西二圈門
 紀綱重地鼓樓在州治東南洪武初知州張遇林
 文獻各邦鼓樓建正統間同知王思曼重建今圯鐘樓
 在州治西南洪武四年知州史遇建宣德又譙鼓樓
 五年知州蕭旭萬曆初知州蕭思訓繼修又譙鼓樓
 云在州治南相傳楊行密子孫所居一云荆罕儒為團
 練使周世宗賜以鼓角門戟遂建鼓角樓於上淳熙中
 守萬鐘
 重建

聖諭亭

申明亭

旌善亭

嘉靖惟揚志云亭在城二所
 鄉都一百四十一所洪武二

十三年知州陳宗建俱廢
 稅課局在州治西南

淤溪

薄湖

河泊所

在北門外

今廢嘉靖惟揚志云以上
 俱洪武初知州張遇林建

鹽義倉

在州西門

詳鹽法

兌軍倉

在北門外

在北門外常豐倉
 在州西

預備倉

在州西北

鹽課司

十場

一拼茶

斜場一富安場一安豐場一東臺場一何梁場一海
 梁梁場一丁溪場一草堰場一小海場俱詳鹽法

安鎮巡檢司

在州南一百里

西溪鎮巡檢司

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寧鄉

鎮巡檢司

在州北六十里

陰陽學

在州治北今廢

醫學

在州治前今廢

司

在南門外

道正司

在城隍廟

舊有太倉一名海陵倉

吳王濞所建左

思吳都賦云觀海陵之
 倉則紅粟流行是已

州倉

在舊子城

平糴倉

附於州倉

宋嘉泰三年西倉
 在經武橋北宋嘉

惠民倉

嘉定六年

年常平

使陳茂英建
 宿建

平糴備邊倉

在嘉定橋南宋紹定

軍儲倉

在守禦所

西南洪武屯種倉
 在州治南永

軍資庫

在舊治子城

西門宋嘉泰

元年守韓某鄉
 移建無訟堂東

在州公署

巡撫察院

在州治東舊為鳳撫軍使
 院近為學政校士之所

公署

公署

東察院 在州治東南萬曆間守李存信重修

糧河通判署 在州治南

遊擊府 在州治東

守備署 在州治東

貢院 在南山寺西宋紹聖四年守陸佃建南宋紹定二年守陳垓造屋備制以選秋闈之士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舊在州治東今廢

淮東提舉司 宋都守兼提舉陳垓重修今廢 陳垓重

或盡瘁事國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常疑之臣子惟上之命勞佚惟理之安豈此是而彼非哉方周盛時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而使臣則悅哉馳驅每懷靡及而使有光華召南之什棠所茂所憩所說方且歌蔽芾而戎翦伐何其馳驅四牡之不以爲勞羨愁棠下而不以爲佚耶意者任其勤勞必得其身心聽其燕暇將責其

職守理固有不吝不然者否則召南之羨恐說駕何異於燕息棲偃宵雅之靡監靡及抑盡瘁鞅掌之謂耳察風雅之變於此數詩亦足以觀臣子之盛心得太平之偉觀矣國朝諸使其初轉運而已繼以提點刑獄熙豐間又置常平使茶鹽香礬間兼領焉中興軍數賦繁獨仰鬻海淮視二浙閩廣倍蓰而使事益重置司海陵廩帑亭鹽萃焉他日猶靳靳行部於隰之義睽矣然一歲之間二總二權收賣鈔全會二千四百萬有奇京口入耗木全會三十四萬給諸場主色本四百四萬上朝廷羨錢一百萬皆以民計者也鹽之袋計者七十二萬石計者四百三十二萬筋計者二萬萬皆有奇而鑄盤運舟艦兩司四倉二十一場官吏兵秤百需不與焉常平磨役牒計又不與焉朱出墨入銖較粒累日不暇給矣按四年於茲不敢不勉攸司缺典抑何敢畧司在郡東偏嘉定間常立臺門其西郡燕中拱旁幾諸曹陰陽家尤急之紹定元年春垓拜命爲直遂買地屬河葦表於橋日會星日觀風入觀風編竹楯石敞垣端而門之門內達入百尺分兩簽廳東揚清樓西爰咨館中門挾十六楹廳之左逕帑而闕右三槐堂也堂天聖中范文正公監西溪鹽爲前官呂文靖公建久且圯失於是葺皇

華堂軒而廡之前以廣厦袤百二十尺深三之二手植
 槐三池蓮亭篁而扁以君子斯堂非斯人乎撤廳後叢
 屋為治事所曰觀行以吳都賦觀海陵倉紅粟流行名
 東為便坐曰簡愛以范文正公頌發運兼州以簡以愛
 名簡愛之前曰問津瀾澄清欄瀛碧移愛山亭累石為
 峯易水扉浚渠為步叢桂而架以欄曰月棠洗竹而竿
 成屋曰霜節閣俯九賢十仙之間上曰蓬萊下曰道山
 風月周以回廊環以支水梁其中曰星槎而園之游衍
 盛矣至於甄月地遠堂皇鑿埔戶通郡治荆便民新庫
 締東經武橋二帑載完羣隸罔缺粲粲然一新繩繩然
 四達向之曲檻隱園靡不更複閨碎室靡不闢堂與
 門庭直廊步與亭館聯東而西望後而前挹中而外觀
 皆無蔽焉蓋自紹興建臺七八十年以來或仍或革或
 翦或去至是而始大備屬時乏使又攝臬事并部而三
 非詩又所謂盡瘁鞅掌靡及者歟署文牘或腕脫
 付閭閻或輦蹙吝出納或肘掣懷疆場或心悴亦向常
 一息敢安一食遑佚哉門庭雖廣愧色常多堂館雖具
 足跡弗及特以將母來諗有功見知視周之使華殆過
 焉姑自附於一日必葺之義而不自知百堵皆作之至
 於斯或者北山之詩可刪而四牡皇華之雅可復矣特

海防兵備道 在州治南

府館 在州治東南

尉廳 在東門外鳳凰臺上宋海陵縣尉廳也廢址存焉

附

養濟院 在州治東南

育嬰堂 在州北門康熙六十一年知州魏錫祚倡建并募紳士商民捐助歲需銀兩雍正六年知州裕

世暄倡捐置田三百七十一畝五分

易州府志

卷之十三 公署

三

普濟堂 在州北門外西倉坊雍正九年士民徐漢士舜
理其事以收 予潘世錦徐大強等倡建并募捐田房銀兩葺
養無告病人

文正丁卯

揚州府志卷之十三 終

